

徐蔚南主編

文	青
遜	年

青年的詩



日新出版社印行

序

我每月在民國日報覺悟欄中舉行一次「青年徵文」，獲得青年作家們偉大的支持，紛紛以佳作惠寄，每天所得到的稿子，要超過覺悟所能容納的兩倍以至八倍。我細心地選擇文筆最好的，內容最動人的作品來刊載，幸蒙各界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們，一致予以鼓勵與讚許。這不是我個人勞作所致，而是寄稿者的功績！

日新出版社約我將覺悟中發表的作品，再加一遍選擇，把可以給青年們欣賞觀摩的作品提拔出來，作為青年文選叢書，印成單行本。這個提議，恰好可以滿足一般青年屢次要求覺悟每月發行彙訂本的渴望，我所以立刻就接受了。

青年文選叢書所選的文字，並不限於青年作家，老作家以及已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只要富於青年精神的而且富有滋養的，我也選錄了。或者，這更足以啟發青年們寫作的技巧。所選的文字，依體裁分類，如論文、小說、詩歌、書信等七八種。這不僅使青年們對於各種文體能得到認識，並且也使青年們在多種多樣的詩文中，得到極濃的閱讀興趣。

我相信這部青年文選對於青年們可以有點益處的。第一，青年們閱讀青年文選，至少在思想上必不至落伍腐化；在知識上可以增加新鮮而正確的觀念。其次，即就練習作文，也可從這部青年文選裏，得到許多觀摩之處。

現在這部青年文選叢書開始發行了，希望各地的青年們都能以愛我的熱誠來愛好這部叢書！

一九四六年 徐蔚南

青年文選第五輯目錄

(論說)

- 青年之路……………淡雲(一)
- 怎樣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之華(三)
- 友情……………浦增元(五)
- 藝術的誇張性……………李棉(七)
- 談財……………淡雲(八)
- 談娛樂……………淡雲(一〇)

(傳記)

- 關中將才井勿幕……………老丹(一二)
- 我的父親王維克……………王福彭(一四)
- 父親的幽默……………王福洪(一五)
- 爸爸和巧克力糖……………王廷珍(一六)
- 記賈豐芸先生……………賈觀軍(一六)
- 海外的父親……………秦邨(一九)
- 蓓蒂小姐……………成甫(二二)

(散文)

故人……………成甫(二四)

勝利雜憶……………徐蔚南(二六)

女性的空虛……………勞倫五(二九)

破襪子……………凌蕭(三〇)

一雙破布鞋……………余歡(三二)

家……………胡長生(三三)

安慰……………聖英(三五)

芝蘭……………秋航(三七)

胃病……………石耶(三八)

烘箱的內外……………曙光(四〇)

榴花……………朱毓麟(四一)

橋……………凌蕭(四三)

最後的微笑……………成甫(四四)

童年的夢……………張意(四六)

秋夜斷想……………石耶(四九)

兩個日子……………許玉麟(五二)

放河燈……………靜波(五四)

夢裏的花朶……………石耶(五六)

晚景與晨光……………石 碕（五八）
美國朋友……………湯 龍（六〇）

（書信）

奈古書信……………奈 古（六一）

（詩歌）

日飛機轟炸非戰區域……………胡樸安（六四）
空軍夜襲……………胡樸安（六四）
手……………鐵 錚（六五）
勉……………余 歡（六五）
夏夜……………余 歡（六六）
深巷……………蔡公坡（六六）
夜思……………蔡公坡（六七）

（小說）

梵娥鈴的故事……………霄 雯（六八）
雪鎮的大街……………沈 飲（七二）



論說

青年之路

淡雲

有些青年在訴說着苦悶，枯燥，煩惱，甚至於失望，悲觀！

青年們剛從純潔的學校生活跳出來，具抱着活躍的心，向上的志願，滿望着有樂園可安頓，却不道樂園正等待着創造。

四周漆黑的一團，把青年們圍住，沒有方法，同時又沒有勇氣衝出這黑的勢力圈，於是在這個一刻不停的鬥爭着的世界裏，無力衝破這黑圈的青年，就被黑的勢力吞噬了，禁不住都市的聲，光，電，熱，色的刺激與引誘，便墮落了。一部份既不滿於現實，不甘墮落，又無力創造將來的，開始徘徊，趑趄不前，自暴自棄，用着傷感的眼光去觀察世界，一切都是灰色，觀察所得，迸出了真情的血淚

的牢騷和苦悶，什麼事都引不起興趣，而且什麼事都想一談，談的結果總不出於情感的，牢騷的。這一部份青年，就這樣的埋葬了青春，斷送了前程。

有些敢於創造的精神，勇於犧牲的決心青年，把希望寄託在事業上，開始努力了！

墮落，苦悶，努力，三條路橫在我們青年的眼前，我們只能走三條中的一條。

時代的巨輪不息的向前邁進，惟有我們勇敢的青年，跟着時代的輪子跑。腐化，懦弱，衰頹的人，讓他們沈淪下去，讓他們死去，讓他們永遠離開我們的眼睛。我們要忍耐，努力，走着我們的路。青年人應當帶着生命的熱與力，忍苦耐勞的，堅決不拔的，在黑暗，探索着青年人應當走的路！

人生決不是一直繞進行的，在生命的歷程中，從開始到終止，要想完全是一條平坦大道，無論如何是很少的事。人生的路，是彎曲的，要到那康莊大道，光明的目的地，中間有些是羊腸小徑，有些是荆棘叢生。如果不能披荆斬棘，不能暢通羊腸小徑，那末，就不能達到光明的前程。所以，逆境是不足畏的，貴在能夠邁過逆境，追求光明。

能夠充分領略人生意義的，是那些常在人生之路上，遭遇挫折傾跌的人，因為缺陷中間，本來有一種「美」的存在。何以呢？當一個人在深思默念的時候，第一個跑到他心上來的，而使他覺得趣味盎然的回憶，不是那些已經滿足了的事，反而是那些不會滿足過的事。同樣，從這上面，我們也可以知道，何以看戲劇時的興味，沒有看悲劇時那樣深刻了。

「大海沒有波浪，無以見其雄偉；人生沒有波浪，亦徒見其平庸而已！」我們要牢記這句格言，不要羨慕平庸無奇的飯桶生涯。

有價值的人生，就是出汗絞腦的人生。事業愈大的，需要的血汗與腦汁就愈多。值得人尊崇的人

，便是流汗多絞腦多的人們。爲什麼呢？因爲他們不枉生一世，因爲他們沒有辜負了人羣，因爲他們盡了人生的義務，人生的義務，就是作爲，受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真正的樂，是作爲的樂，就是勞苦以後的閒靜之樂，簡單的說，就是樂由勞動而來。所以，視勞作爲痛苦，是一種錯覺。祇要不踰越生理的限度，勞作是絕無痛苦可言的！

當然沒人願意失敗，然而敢作敢爲的人，必不至於顧忌太多，一事不敢嘗試。困難本來是常有的，但是不要把困難估量太過。把困難太看大了，自己的勇氣就小了。

要知道，志趣愈高，不得意的成份就愈多，意想愈豐富，失意的機會也愈大，這是意料中的事，用不着怨尤，何從而來的苦惱呢？不得志而感覺痛苦的，不稱意而感覺到煩悶的，祇可說是自尋苦惱，糊塗得很，觀察不透澈！

魏文帝說：「少壯真當努力，一年過往，何可攀援。」我們只要努力，決不要失望，更不要悲觀，只要勇敢的向前邁進；國家決不會拋棄我們，社

會也不會討厭我們。國家與社會正像一個飢餓者，需要大量的蓬勃甦醒的進步青年，去維持其有機體，以充實其力量。同時，我們也不要自驕，那是個魔鬼，會把我們拖向墮落的路上去。

國父說：「無論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澈底做成功，便是大事。」在凝滯的狀態中過生活，不要把「事業」和「職業」劃分出界限來，因為對於本身職業的努力，就是我們未來事業的出發點，只要憑着意志做，什麼事都能成功的！

我們的心是坦白的，純潔的，忠實的。我們要把虛偽，欺騙，諂媚，一切醜行都丟掉。欺騙我們的，壓迫我們的，我們要時時留心他，更要反抗他

怎樣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

之華

家是一個人日常在精神上和生活上所歸宿的場合，我國古代聖賢也把齊家看得和治國平天下一樣重要，且主張家齊而後國治，可見家是人生過程中的一個多麼重要組織！

一個美滿的家庭中，非但可以得到人生的慰藉

。青年們最須要預防的，就是金錢的引誘和欺騙，它是一個無形的惡魔，它能摧殘事業，毀滅人生！

時間與空間，織成了這廣大的宇宙，這繁複的世界，以及隨着人類的經濟文化，而發達到現階段的社會。在這裏，在那裏，青年們都應當舒展他的力量，不吝嗇的，積極的把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貢獻出來。最幸福的，是的，我們中國的青年是最幸福的，生在這多事的劇變中的，抗戰勝利的良辰，千載一時的富強的轉捩點，我們要發揮自己的力量，抓住現實，把握那具有歷史性的，空前絕後的良機，去改造，去建設，完成我們的重大使命！

，幫助個人事業的成功，並且進而可以促進社會國家的繁榮。可是我國歷來受着宗法社會的影響，家庭一切都操縱在一個家長之手，所謂家長便是一家人齡最高輩份最大的男子。如果做家長的人，思想正確，見解賢明，那末這個家庭還不失為一個美滿

家庭；反之假使做家長的是個昏庸者，那末全家人的幸福與前途都在他手中斷送了。近數十年來，這種宗法社會所遺留下來的舊家庭制度逐漸崩潰了，可是所謂小家庭制度能够美滿的還是很少，多數對於家庭處理不是抱着得過且過主義，便是抱着養兒防老，積穀防飢的陳舊觀念，爲家庭做牛馬而已。所以應該怎樣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實爲每一個人，在復興民族，建設國家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課題。這裏根據筆者理想，把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應具的幾項提出來加以檢討。

一、家庭要有一個組織

家雖然是一個愛情結合體，但是要一個家庭處理得好，也需要一個組織，家庭的權力不能操縱在一個家長手裏，也不容隨便便的聽其自然。僅僅祇有一夫一妻的家庭，當然祇能憑夫妻兩人來商酌，但人數比較多的家庭却應該有一個家務會議，對家庭經濟，每個人事業發展，子女教育，房屋佈置及分配，宗教信仰，家事糾紛，家庭娛樂，傭僕管理等等都應該採取「民主」精神，來共同商討決定一個整個計劃，凡家內滿十六歲以上的人都應該參

加這個家庭會議，使其對家庭改進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所以我很主張大家庭制度的存在，家庭裏的人愈多愈好，使這個家庭如同國家一樣有一個健全的民主組織。家長不一定要年齡最高輩份最大的人擔任，却應該由家長會議推選頭腦最清楚，思想最前進，服務社會能力最強的人擔任。家長以下分經濟，教育，烹飪，佈置，娛樂等部門，視家庭範圍大小，由家務會議推定適當人員分別擔任。有了這樣一個組織，非但使家庭本身健全繁榮，並且可以使國家對實行地方自治，訓練人民應用四權一點得到絕大幫助。

二、家庭經濟的預算和籌劃

經濟是家庭的重要命脈，所以家庭經濟不能憑幾個有收入的人有多少用多少，却應該本量入爲出的原則，編成一個預算，由家務會議通過。假使家庭裏有三個在社會上做事的人，那末他們平時收入應該悉數交到家庭裏來，絕對不能容其任意揮霍。經濟預算裏面應該包括伙食，衛生，娛樂，教育，儲蓄，交際，意外事故等項。如果家庭預算不寬裕甚至拮据的時候，那末全家的人應該幫助幾個家中

服務社會的人策劃如何求事業上的進取，以期增加收入，或計劃使正在求學的人得到半工半讀機會，或者分別聯絡親友，幫助家長得到更好的職位。

三、家庭教育和娛樂的設施

家庭的教育並不是宗法社會中家長所說的所謂『老古話』，却是每一個人對世界大勢，國內情形，人生意義，社會道德，科學常識等必要理解事項，家庭裏應該每星期舉行一次座談會，全家老小一體參加，人人可以提出一個中心題材來，作座談資料。對孩童不理解的，應由母親或姊妹在空的時候把座談經過加以詳細解釋。其次家庭內起居作息都應該有一定時間，早晚全體舉行柔軟操。至於娛樂方

友 情

友情，和健康一樣，是人生最寶貴的東西；一般人往往待到失去時，才發現它的價值。我自己的身體不健康的，因此常體味到「有病方知健是仙」的境界，但我有堅強的信心，先努力謀取精神健康以求得安慰。對於友誼，我是特別有深情的人，為

面，家庭內日常應備棋弈，樂器，兒童玩棋，以供在娛樂時間內使用，每星期得輪流出外觀電影或逛公園一次，每季舉行郊外遠足一次。

四、家庭的佈置

一個環境的佈置得調勻與否，影響到一個人的精神頗鉅，所以一個家庭的佈置也很重要，佈置的主要原則當然要清潔整齊並且要藝術化，住的房間應該分開，假使房屋狹小不得已須數人一室時，也要加以詳細設計來佈置，使住的人感到身心愉快，牆壁上要有幾幅簡單書畫，兒童書室或臥室裏應該常更換有教育性的掛圖，每一星期應舉行大掃除一次，並且要把屋中佈置常常變換方式。

浦增元

了周圍的苦悶與寂寞，總會想到朋友，同時我自認，而且也只有向友情上找得更大的安慰。這種安慰在生命的歷程中是磨滅不了的。

友情就是基於相互了解的愛，這種是純潔的，真誠的，也是神聖的。進一步，便應無分彼此，沒

有畛域。如果能建立起真摯的友誼，那是極堪珍惜，值得引以為榮的。西諺稱朋友能兼美父兄，缺少後者尚可生存，而沒有前者則就不能，意義很是確切。有朋友的人是足夠富貴與幸福了，我時常深深地歌頌和讚美着。

可是話也得說回來，友情的存在並不是盲目的，或是功利的。他除了互相了解的愛以外，必須研究對方，如何可以從長相處。因為知心知己的朋友，實在也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朋友太多的人，甚至任何人都是朋友，也就相反地說明了他沒有人可以做真朋友的道理。真正的朋友並不在於多，却是在於有永久不渝的精神上默契的友情之存在。

當然，友情也隨各人的個性而異。像我，我是注重真情的趣味，能體察到心底深處，不胡言，虛偽，頑躁，猜忌。時常要檢討了解共同的性格與各人的所好。也不必拘泥於小處，或是作外表的鋪飾。那麼友情便如一泓清水，淡而雋永，就是相對不語，也會心領神會，感覺到無限的愉快。

我憎恨一般假癡假呆的人，不喜那種敷衍圓滑的話。有時我才被看得太忠厚老實，也許不懂一般

的「人情世故」，所以不配做一般的朋友。是的，像我們這種友情，不過是少數人能够了解，或者是目為特別的。我除了替自己憐惜，同時更憐惜他們之外，只有保持着自己的真的友情而默然；並且對他們這般的友情付諸浮雲與逝水。

我以為從友情的立場上所說的話，都應該是從真誠的坦白的心田所發出；我的個性就如此。並不會得罪人，也不會敷衍人，這是我承認的。同時也無分男女，無分尊卑貧富之類，因為友情在他們前面都是一樣平等的，正不必引為奇異。

朋友間有時起一些疑心與偏見，或許難免的。但這在整個偉大的友情上，不會有多大妨礙，因為我相信萬事都可出之以誠，以求諒解的。不過過分固執一己的成見，便不是朋友間應有的精神了。所以在朋友之間時常要設身處地替對方着想。友情既是平等的，便應該把朋友看作自己一樣，替朋友做事，就替自己做事一樣，盡全力以赴，以得到可能的成功。

我自問曾經在友情中找得些寶貴的收穫。相互的幫助與合作，同情與砥礪，這是我應該感謝朋

友們的。

大體說來，我一向本着上面的一些精神去和朋友交往，在應有的進退範圍內，我都一視同仁，無分彼此的。不過實在可真正成爲持久的知己朋友的，那就要靠一番選擇與認識了。最要好的，有深切的友情的知交雖然不多，但精神上的安慰，却是至

藝術的誇張性

李 棉

一切的藝術是要求共鳴的，而它的初步條件，是要讀者能够理解。藝術作品的形象化與具體化，是使讀者易於接受的一個好方法，但這裏不要忘了將你所描寫的主題藝術地的誇張一下，以使其凸出。

漫畫式的人像容易使讀者普遍的認識而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象，就是把對像加以誇張的效果。漫畫大師 LOW 說史太林的鬍子很好，他的鬍子用不着漫畫家加以誇張，因爲它已經漫畫化了。試勾劃了一個人臉，而把這個鬍子畫上去，見者必知其爲史太林。

高的無價之寶；雖然百分之百的知音者，似乎是不會有的。

總之，友情的意義是極深長的。用博愛的精神去對付，那末人類和萬物，一切都可能是朋友，天下也沒有仇敵，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誠然是頂理想的美境了。

藝術的誇張誠然是需要的，但誇張得要有其適當的限度，因爲誇張不是說謊。在詩句中不妨有「白髮三千丈」，京戲的臉譜可以用朱紅塗關雲長的臉，這是一種直感，倘使雕塑家把前英首相張伯倫的鼻子雕得比整個的頭部還大，這將成爲怎樣的怪態。誇張得生了奇，只有使人感到滑稽。

我有一次舉行畫展，一個記者寫了一篇特寫標題是「細雨迷濛中八百人觀畫」，其實那天實到的人數不過五百人，但讀報的人不會說他扯謊，因爲他所寫的「八百」，祇是說參觀者之多而已。於此我們知道一張報紙或一本刊物，它宣傳得失了真，

只有收到相反的效果，遑論得到讀者的同情。

藝術的製作可以誇張，而且需要誇張，但尤其

談財

農曆新年，親戚朋友之間，彼此寒暄，第一句話準是「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同時，在春聯上寫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農曆正月初五日那天，被稱爲「財神日」，要是一個人胖了一些，別人一定這樣的說：「身發財發，鴻運高照了！」

發財觀念何以如此深入人心呢？管見所及的，約有數端的原理。

在私有經濟的時代，不論是勞心的或是勞力的，大多數人的目的都在金錢的獲得。雖然說：「人生的目的，只在於服務，生產的目的，只在於消費。」但是，由於社會現象的反映，服務仍不能離開報酬的企圖，生產還在利潤的收入。所謂報酬與利潤，亦就是金錢所寄的。

衣食住是維持人類的生存，然而衣食住的需要

需要真實。

，須以金錢交付，才能得到物質上的供給。由於人若沒有錢財，很難生存下去，所以，大家爲了金錢而忙，金錢爲大家所欲的了。

人類是貪心無厭的動物，得到了生存之後，又要想安適舒服的生活，等到慾望達到滿足之後，新的慾望又興起來了，如此的得寸進尺，慾壑當然難填，由是使人類對於金錢的需要，更見其迫切了。

人類是經濟的動物，同時，也是政治的動物，所以，有的人把握政權，以達其支配慾的目的，金錢的威權或可爲推動力。

由於上述的幾點，人們才鈎心鬥角地，終日碌碌，孳孳爲利了。

孟子說：「上下交征利，其國危矣。」的確，如大家爲了利而捨棄仁義，視錢如命般爭求着；那末，傷德犯法的事，層出不窮，社會糾紛的事情，

淡雲

愈形不絕。無疑的，這國家的命運，日趨沒落，朝不保夕了。

如果用了刻薄的心思，搜括的手段，積上了成千成萬的錢財，生計固然不愁了。然而，朋輩是在譏笑他，社會是在唾罵他，他的一舉一動，不免受人冷嘲熱諷，發生了仇視的反響。那麼，這人一定覺得坐立不安，感不到生之樂趣了。所以，獲得錢財的手段，必須絕對正大光明，方能享受生之樂趣。

再如擁有財富的人，生計雖不憂了，可是或則毫無學識，很好的書報，他都看不懂，很好的演講，他都聽不來；或則身體孱弱，帶有痼疾，吃飯也沒有胃口，說話也沒有聲氣；或則家庭裏面，妻妾爭鬧，親族中間，羣相纏擾，這些都減少了許多生趣。這又可見沒有充分的學識，健康的身體，優美和諧的家族，雖擁有財富，亦是無甚裨益的。

俗語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世界上的事物，總不能離開一條顛撲不滅的玉律，那是：「有聚必有散；有盛必有衰。」這句話用之於錢財，最爲確切適宜。王勃嘗說：「勝事不常，盛筵難再

。」所以，欲求永遠富貴，徒爲緣木而求魚，刻舟而求劍了。

父親創了業，成了富翁，許多不肖子孫，由於他人活動的餘澤，來庇蔭他們，坐食而不去工作，這種坐享的人，豈但是一種寄生蟲，簡直是國民的蝨賊，拿他人的血來養自己的生命。俗話說：「坐吃山空。」這就是說，即使有了如山般大的財富，如果坐吃的話，亦有用完的一天。又說：「富三代，窮三代。」所以，窮人肯作爲，便可轉而爲富，富了不作爲，揮霍成性，結果必然赤貧。

現在，有些明白的人，觀察透澈的，知道發財是靠不住的，與其履行拜金主義，利慾薰心，拚命地撈金，倒不如做些公益事業，爲些慈善的設施，那才是豹死皮留，人死名留，造福人羣，爲社會服務的善策。

莫泊桑說：「人生不是吾人所想像的那般好，也不是吾人所想像的那般壞。」所以，人生對於錢財的慾望，亦不要像所想像的那般多，也不要像所想像那麽少，應用者，要用，只消有用就夠了；同時，我們更要牢記新生活運動中的一句標語：「我

們要用自己血汗換來的錢！」

談 娛 樂

淡 雲

休假的日子，在普通人看來，可以擺脫一切束縛，爲所欲爲，身心是何等鬆快。按其實際，與其說休假日子最好過，不如說最難過。

在平日，讀書或工作，都有規定，都有拘束；自己過着有規律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只要每日能做出相當的成績，精神便有了無限的快感，自覺生趣盎然，無厭可倦了！

可是，到了假期——尤其是較長的假期——生活上的規律，幾乎完全打破了，早上儘可起得遲些，夜間儘可睡得晚些，甚至膳食也不必限定時刻，向來規定讀的書，不願去讀；規定的工作，也不高興去作了。然而，這些日子怎麼過呢？能一天躺到晚，以睡眠來消磨過去嗎？當然不能的，能整天足不出戶，專以與家人閑談來消磨時間嗎？那又是不甘的。怎樣辦呢？於是乎，或則呼朋引侶，打一天牌；或則帶了家人朋友，看一齣戲；或則一局棋，

百盞酒，以消永晝；或則逛馬路，尋聲色，以遣悶懷。弄得不好，身體爲之斲傷，精神爲之損失，化了金錢，換了煩惱。所以說休假日子好過，真是絕大的疑問了！實則假期的日子，如果不知好好的利用，不但是不好過，無聊的精神痛苦；而且足爲製造罪惡，墮落身心的關鍵。

歐美人民，看待假期，已有許多人，並不去禮拜上帝了；然而，他們也並不乘機靜養，閑憩，止息，却要用以蓬勃他的精神，清醒他的頭腦。因此，時常利用假期，到郊外去爬山，騎馬，打球，或到海濱去游泳，釣魚，或到公園去散步，林間去野餐。這些舉動，無非要把塵務暫時撇開，另換一處新環境，得到一付新力量，然後回到日常繁重的功課，或煩瑣的工作，另有一種新的觀感，含意深長的興味，足以勝過艱難，達到最高的效率；同時，無形地消弭了很多的罪惡。

有些人，不善於利用假期，打牌，喝酒，狎游，或看無意義的電影，聽荒誕窳舊的戲曲鼓詞。即不斲傷身軀，亦必在這時，激發低級趣味與惡劣的觀念，養成不良的習慣，影響正當的工作，可說與假期的本意背道而馳。這樣，有了假期，反無裨益個人生活，真不如取消假期，好得多了，並且妥當。

一粒果實，得了泥土水澤的滋潤，到了相當的時期，決不肯再讓堅硬的皮殼把它包圍着。一株長在石縫裏的樹，在它的生命發展的時候，可以用最柔軟的樹根把最堅強的環境衝破。同樣，人們在現實重重包圍之中，欣逢假期的良辰，也應當奮起精神，跳出圈子，把自己的思想沐浴一下，以求自己生命之花，展開了花蕊，放出芬芳，毫無遺憾的充分開展！

人的腦力與體力，斷不能只有緊張而無放鬆。古時對於藏，修，息，游，看得很重，其意就在於此。所以無論何種工作人員，都有假期的需要。不過，假期之爲益爲害，要看其善用與不善用的了。

假期本來並不叫人絕對的不工作，不過叫人利用時機，揀自己所最喜歡的工，自由地作，不受拘

束。這樣，才可以使腦力與體力用交換的方式，得到自然的休養，並且激發一種興趣。在這個原則之下，凡在職業界服務的人們，恐怕要以讀書爲最好的消遣了。誰都知道書是智識的寶庫，讀書可以開發心胸，增進智識，且於解決職務上的各項問題，也可以得到不少的幫助。

讀書是腦的工作，假期當然不應全部用來讀書，使腦力陷於疲乏。除每日二三小時讀書以外，應該抽出一部分時間，來作遊戲運動，藉以增進體力。如果能郊游，不但可吸受新鮮的日光空氣，並且小橋流水，隨處娛情，綠樹青山，相映成趣，也可以掃除煩惱，開轉胸襟，於身體健康，大有裨補。

如果假期較長，就可聯合同志組織游覽團。住鄉村的，可以看看都市的繁華，住都市的，藉此看看鄉村的樸質。遊覽高山大川，名勝古蹟的，足以增加愛國的情緒；參觀歷史館，博物院，足以感悟我國歷史的悠久，文化的特長；考察大工廠，大公司，大試驗室，足以增長智識和經驗。雖則不無耗費金錢，算來還是值得的！

有人說：社會上不知有多少人，因爲在週末，

在假期，當課室關了門，公事房上了鎖，光陰無法排遣的時候，才被迫走入歧途的。這話確是事實。由此，我們更可以覺悟假期不是好過的，而是難過

的，應該想出種種方法，善用假期，利用休息的時間，來換新我們的頭腦，創新的精神，決不要妄用假期，作無益有害的娛樂，因而走入歧途！



傳記

關中將才井勿幕

老丹

昨和友人談天，談到護法之役，于右任氏崛起關中，就任靖國軍總司令，和南方相呼應，與惡劣環境奮鬥。于氏最得力的文武兩將，是劉守中，井勿幕二人。

井勿幕，可說是于氏的心腹健將，井於民國七年十一月廿一日殉難，于氏有詩哭弔，詩云：

十月纔歸先軫元，英魂遺憾復何言！渡河有恨收羣賊，殉國無名哭九原，秋興詩存難和韻，南仁村遠莫招魂。還期破敵收功日，特起丘山擬宋園。

過了一年，于氏於民八家祭之後出三原城，忽有感觸，想起井氏，又做了一首詩：

雲暗關門問道回，我衣墨縑鬢雙摧。何堪野祭還家祭，不獨人哀亦自哀。桴鼓經年空涕淚，河山四戰一徘徊。東山大業憑誰共？喚得英魂去復來。

隸事屬詞，真有一歌大風，思猛士」的感慨。于井兩人的公誼私情，也在字裏行間活躍了。

井勿幕，是陝西的蒲城人，他的先人，都是豪俠著名於鄉里。他少年時十四歲，跟着父親到四川

，受新教育。不久，到日本去。那時革命空氣，在留東學界，非常普遍與熱烈，又恰值國父由美國到日本，宣傳革命。他聞着大受感動，即加入同盟會，返國後，從事實際的排滿工作。同志們適有廣州起義的計劃，他聞着，兼程南下參加，怎知他在途中還沒有趕到，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失敗了。只得折回西安，運動新軍，再圖大舉，決定之後，到陝北去聯絡同志，定期發難。可是時期還沒有到，突然間，武昌起義，不久，陝西也獨立了。那時袁世凱嗾使河南，甘肅的清軍分道入陝，想用武力來破壞獨立。井那時是陝北招討使，和同志們分統民軍努力抵抗。察覺潼關地處要衝，是陝東的門戶，要是失守，全陝都不能夠保全，只有重淪清兵鐵蹄之下，而非民黨所光復的漢土了。於是迅速地分兵河東，粉碎敵人的攻勢。結果，清軍大敗。南北和議後，井解甲遠遊。袁世凱叛國，潛入雲南，率兵出川，參加納溪戰役。袁死，陳樹藩割據陝政，井在故都住了幾個月，後來李根源入陝主政，井任關中道尹，過了不久，李離西安，于氏改裝易服，潛回三原，密謀革命，響應南方護法討賊，出任靖國軍總

〔傳記〕 關中將才井勿幕

司令，與廣州軍政府合作，雲南，四川，貴州，湖北各省軍隊，分十路聲援，軍威大振。葉全，顏德基，袁祖銘，石星川，但懋辛，呂超，石青陽，黎天才，王安瀾，王天縱等軍長，決定共出關中。于氏那時分遣參謀秘書等和他們個別聯絡，浩浩蕩蕩，先後克復興安漢陰各地，勢如破竹。陳樹藩驚恐萬分，託井氏和彭世安到三原與民黨協商，做緩兵之計。井彭兩人都是民黨的忠實同志，到達三原，竭誠擁護于氏，參加護法工作。于即任井為總指揮，迎接葉荅部隊，共同密商擴大作戰計劃。詎料陳樹藩知道大勢已去，暗嗾部下李東財向井氏詐降。井氏不知陳李的陰謀，親往視察，竟在興平縣南仁村遭奸人暗殺。于氏聞着，痛失左臂，因而有詩哭悼。

井氏是能文能武的將才，少年英俊，實西北的革命英雄。可惜天不假年，死在政敵之手，于氏每一念及，常向同志們追述井氏的功勛。

×	×	×
×	×	×
×	×	×

我的父親王維克

王福彭

父親的外貌毫無奇偉之處：身材不魁梧，也不矮小；面孔不秀麗，也不醜陋；全體看來顯得很平凡。因為經常著長衫，穿布鞋，鬚鬚不常剃，所以，常有人稱他爲「老先生」，這稱呼也許含有落伍者的意思，然而，我却很尊敬他，倒不是因爲我是他的兒子。

父親是個注重實際，不顧形式的人。無論對宗教，政治，教育……他都作如是主張。以宗教舉例吧：他讀佛經，讀聖經，尊敬釋迦和耶穌的精神和行爲，但是，他不燒香念佛，不禮拜祈禱。他可憐那些以自私爲出發點的教徒，他們妄想以祈禱跪拜爲手段，而達到往西方，登天堂的目的。

父親一生大部份的時間，是用在翻譯和創作。他無論做甚麼工作，都以利益羣衆爲宗旨，所以他從不寫無聊的小品文，他認爲那是耗費自己和讀者的可寶貴的精神，時間，和紙張的。對翻譯的態度是只求達其精義，而不斤斤計較其一字一句的。他

說：「我譯的書，小的錯誤很多，大的錯誤則是絕無僅有的。」其實，他做任何事情都是看清大處，而忽略小處的。

父親毫無嗜好，如果有人說，凡人均有嗜好，那麼，我只能以「愛書」來做父親的嗜好了。父親愛看書，即使在大便的時候，也必手執一卷。他更愛買書，每次自外埠歸來，對我們說：「我帶了許多好東西回來了。」孩子們都欣喜了，看那沉重的行囊裏，料想是許多糖果吧？然而打開一看，非也，盡是些不知所云的討厭的木版古書，洋裝西書。俗人看見他有許多書，便對他說：「這許多書倒值些錢哩，但如果用買書的錢來囤貨，那才更好哩！」父親笑笑，父親愛的是書，俗人愛的是錢，彼此的心思是不同的。父親夙有開圖書館的志願，但歷年兵荒馬亂，弄得自家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都成問題了，那裏還有餘錢來辦呢？

父親曾經留過學，做過教授，譯著了不算少的

書，其中文學科學都有。他平時待人接物，也值得我們子女的效法。他交的朋友不多，但他決不會和他們絕交的。

總觀父親的生平行爲，也和他的面貌一樣，是顯得平凡的。可是拿破崙的僕人從未覺得拿破崙是

父親的幽默

父親從前在蘇州讀書的時候，他看見趕驢子的人在後面走，而驢子却在前面跑，祇有在轉彎的地

方加以指揮，結果驢子都到了目的地。父親敘述了這個故事以後，便對我們說：「教導學生和子女，都是用這個法兒，就是把學生和子女，當做驢子，只在轉彎的地方，（就是困難的地方。）加以指導，並不是把驢子牽着走的，所以驢子覺着很舒服，而趕驢子的人，也覺得十分省力。」

我家天井裏每年都種着兩缸荷花，有時無花，有時有花而不結果，甚至有時連葉子也沒有。父親見着這種現象，便對我們說：「你們有兄弟七人，姊妹三人。你們現在都發奮讀書，將來究竟誰是開

英雄的，因為他們太接近了。如果我不和父親早夕聚首的話，那麼，書獃子的我，也許要說：「我崇拜他，和崇拜其他的學者和偉人一樣。」我現在把我弟弟福洪妹妹廷珍描寫的爸爸，附在後面。

王福洪

花而不結果的呢？」我們聽了他的話，都深深的記着，恐怕讀書無成，辜負了他老人家的希望。

有一年暑假，我們兄弟姊妹，合辦一種壁報，父親賞給我們稿費，並且對我們說一個故事，他說：「愛迪生幼年的時候，在火車上服務，他一個人辦一份報紙，凡編輯，排印，推銷，……等一切工作都是他一個人做，現在你們兄弟姊妹合辦這一份壁報，與愛迪生相比較，自然相差得很遠。愛迪生後來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發明家，我希望你們將來能够做到愛迪生的千分之一，或是百分之一，我就心滿意足了。」

父親在家編譯自娛，不慕榮利，有人勸他出去

謀個官做做，他便笑着說；「有一個人算命，算命先生說他將來有做長的希望，他想：我是一個文人，軍長，師長都沒有資格做，或者省長，廳長，縣長大概有個希望可以做吧？可是經過數年，他才做了一個甲長。現在我不過是家長，地位比甲長還低

爸爸和巧克力糖

我們的爸爸不飲酒，不吸煙，甚至於不吃茶，只吃開水，可說是沒有一點嗜好。但是他很歡喜吃巧克力糖，他今年到上海去，買了許多巧克力糖回來，大部是他自己一人吃了，我們兄弟姊妹分到的却是有限。爸爸說：「巧克力糖是苦中有甜的，所以我很歡喜吃它。」我們說：「我們也歡喜吃巧克力糖的。」爸爸笑着說：「終有一天可以滿足你們的慾望！」爸爸說這句話的意思，大概是因爲近年

記賈豐芸先生

我的父親，姓賈，名豐芸，字叔香，別號環緣

一級，但是我負起一家的責任，努力於本位的工作，作一個兒孫的好模範，像這種家長，也就不多了吧！」

父親幽默的事情還很多，可惜我年齡幼稚，不能盡記。

王廷珍

來捐稅繁重，經濟不大寬裕吧。

前幾天，忽然接到大姊從南京來信，信中說她在暑期學校教書，分到薪水二十萬元，她想贈送我們弟妹各一萬元，隨便買什麼東西都好，暑校完畢帶回家中。爸爸看了她的信便對我們說：「你們可寫信給姊姊，說要買巧克力糖，你們的慾望馬上可以滿足了！」說罷，爸爸笑得淌出眼淚來了。

賈觀軍

，今年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他雖是年近古稀，精

神却非常矍鑠，性情和順而靜穆。目下擔任三個學校教職，每星期授課二十六小時，從不缺席，子女勸伊節勞，他說：「我精神還健，尙能教學，在家閒坐，反覺煩悶」，因此做小輩的人，難以再進言了。

父親是先祖歧雲公的第三子，如照男女排行起來，他列在第十，所以他兄弟姊妹輩，都叫他十弟或十哥。

父親在兒童時代，有一件事頗堪發噱的，即與先叔季英兩人，隨侍先祖在張掖任時，一日，兩人自衙中後園屋上，行至隔壁城隍廟廡上，給先祖母看到，認爲危險萬分，便加以嚴責，從此兩人便不敢再有升屋的舉動，這是父親親口告訴我的。

父親在十一歲的時候，患了一次傷寒病，這病的起因，清明日至蘭州迎神會場而得，傳染兄弟姊妹多人，後來雖然好了，但先祖母却因傳染而一病不起。

光緒癸巳秋，父親自涇州回上海，中秋後某日，舟抵漢口集家嘴，天已薄暮，即泊於此。此處無隄防，河灘作陂陀形，上有木椿，纜繫於椿上，與

其餘同泊各舟，用繩聯絡，以免動蕩。至深夜，舟子均入睡鄉，適值漢水暴漲數尺，灘沒於水，椿遽拔起，纜失其繫，各舟聯絡之繩亦斷。此時舟子聞岸上警鐘亂鳴，乃從夢中驚醒，舟已順流倒退。父親所乘之舟，所有篙艫，多被鄰舟之人奪去，祇賸兩篙一艫，以致在倒行中，欹側者再，勢甚危險，幸舟子艫安力搖，始免沉沒；後方駛漢陽龜山下鐵廠前停泊，得以轉危爲安。

父親和先叔兩人，至學齡時期，先祖父請了先生，在家攻讀。既讀完四書五經文選等書，便到親戚家塾中就學。至十五歲時，便應童試。十八歲以第五名入學；同榜第十七名，就是先四叔。當時「一登龍門，身價十倍」，里人都以爲榮耀之至。

先兄觀林，聰明異常，在清華大學讀書，和沈有乾君同班。不知怎樣，先兄患了猩紅熱，竟致不治而死。父親接到兄歿消息，即往北平，將先兄靈柩運回。經此波折，悲痛非凡，胖胖的身體，瘦了許多，直到如今，還不見十分胖呢？

民國二年，父親生了我，非常的愛我，因爲那時父親任上海市政廳學務科主任兼學務委員，這個

職司，就同目下縣督學一樣。當時父親在學界中，有相當聲譽。一直做到國民革命軍來到上海，方才交卸。

十一年一月，父親突然患軟脚病，半身不能動，母親急得非凡，叫我請傷科石曉山醫師來診治，經醫師針了一次，就能行動了。

十一年四月五日，記得是一個清明節，父親承浦東東溝苗圃主任朱福田君的東邀，帶我同去。到了圃中，各植樹秧一株，那時政府規定清明為植樹節，故有這種舉動。

十一年冬，父親的友人瞿君，送來大蟹一串，我吃了蟹後，未曾飲薑湯解寒，即和衣而臥，醒後咳嗽不已。父親見我面色不佳，即送至汪企張醫師處診治，適汪醫師出診他處，不得已送余至斜橋伯特利醫院醫治，雖住院多月，然病勢未見起色。十二年春出院後，仍往企張醫師處診治，汪醫師對余病症，認為初期肺病，醫治尚可，父親心為之一寬。汪醫師診治仔細，對症用藥，診治一年又半，病即痊癒。父親勞神傷財，我做兒子的，如何報德呢？

廿六年秋，父親患癱閉，西醫稱為「攝護腺肥

大症」。這症的成因，是攝護腺（即生殖腺）腫大，加之膀胱以內，或有歷年沉澱之砂屑，使所積之尿，受阻而不能通暢，患者非常苦痛。父親入某醫院醫治，醫師因父親年老，不用治本割治之法，令用治標通尿之法，（即用細橡皮管輸尿）如是者二年餘，膀胱受損，尿成赤血，苦痛不堪。我看到父親病勢很重，便親自與汪企張醫師商榷，汪醫師云：「令尊病症，苦痛非凡，不如割除，可一勞永逸。」遂介紹曹長濤醫師診治。未幾，至曹醫師處診斷，曹醫師云：「此症非動手術不可。」父親聽得可以割除，便也答應。入醫院後，經曹醫師兩次手術，將攝護腺割下，並取出砂石一塊。父親自經割治後，身體日益健康。

抗戰八年中，父親仍舊從事教務，雖然清寒非凡，但含辛茹苦，堅貞不變。這是上海地方上的人，多數知道的。

卅四年冬，先四叔去世，父親非常悲慟，曾撰挽聯云：「勉承家澤，同父母幸作同胞，憶平生同讀書，同入泮，同執教，同輔仁，同當世中興，事蹟每相同，手足深情今已矣！」造就槃才，有兒女

都能有志，奈先後有正氣，有妙文，有好詩，有哲學，有臨終遺囑，病根亦罕有，膏肓惡夢爾何堪？「從聯語看來，可知道父親的手足之情了。」

父親的舊學相當的好，因此國文歷史兩科，也相當的熟。他曾留學日本弘文學院，喜研究博物，兒輩於動植物有所不明，父親隨口說出，熟極而流。

父親所生子女，除已死亡的外，共有二男六女，除一男二女尙未成家及出閣外，餘均能自立。父親對子女的教育，以家境關係，不論男女，均一律培植高中畢業。

父親在學界服務，已四十餘年，受業之多，約近萬人。嘗說：「擔任教育，全憑良心，敷衍塞責，誤人子弟便不淺。」因生平忠實的關係，目下一無積蓄，真所謂兩袖清風。

父親雖是年老，尙能安步當車，兒輩請伊乘車代步，父親總是不肯。平日所穿的衣服，亦以樸素

海外的父親

〔傳記〕海外的父親

爲原則，做兒輩的，理當學學父親儉約的精神。

父親業餘後，喜歡寫作，以前常在報上發表，我的喜歡東塗西抹，即傳染了父親的作風。父親的朋友，請他題小孩的名字，或代撰文字聯語，總是有求必應。所以朋友和父親很親近，說父親一些沒有架子，一些沒有驕傲的性情。

父親長於屬對，又善射文虎，猜字謎，同道中人以爲不可及。又擅作詩鐘，人有「北樊南賈」之譽。（樊即樊山，賈即賈粟香。）積稿頗多，所著若上海縣續志，民國上海志物產門，江浙風鶴記，雙藤老屋筆記，均膾炙人口。平時游歷所到之處，均有游記或吟咏，曾散見於出版物。

以上所述，都是父親的平生事蹟，我有了年老的父親在堂，可說有福氣了。自己雖然也做了五歲小孩的父親，感到做父親的人，都是爲子女着想，所以我認爲我的父親，同我的母親一樣的偉大！

秦邨

離開父親六年多了，歲月流逝，每逢看見有着斑白的鬚角或深烙皺紋的老者，我總不免引起一陣被感動的輕微的戰慄！

「癩痢頭的兒子自己的好」，世上唯一無條件的血肉的爱！同樣，人們不論如何浪跡天涯，也總不能忘情於自己的父母。當你還在他們跟前享受着無微不至的照拂時，也許稍稍覺得厭煩，一旦離開了他們就禁不住你的思念，而且隔離得越遠，情愛的絲縷拉得越緊，越長。

如果說，母親是純感情的，那末父親是比較理智的。

我的父親，和大多數廣東人的命運一樣：爲家鄉生存空間的狹窄所逼迫着，草草受完私塾教育之後，就「攜一條褲帶，飄洋過海」，二十多年來總算僥倖，沒有在異域淪落，但半生辛勞也只打下了一點微末的基礎。

那還是第一次歐戰剛剛結束的時候，父親跟着前輩的冒險家來到陌生的馬來半島，在他年青的生命中正孕育着一個美麗的淘金夢。他從商店的打雜，伙計，跑街幹起，漸漸地由自己獨立支撐起一

個門戶，在馬來人的村落裏定居下來了，接着是我的誕生。

父親非常吃力地適應着當前這個不熟悉的環境：第一要學語言，中國話的種類已經够多了，還得翻動着成年人的已不靈活的舌頭去學馬來話，印度話，英語……第二父親不懂英文，但在業務上又不得不和外國人的「洋行」往來，他進貨時從那一堆英文的發票上，只記牢每一筆交易的數目字，就能够查賬無誤，這是近乎滑稽的一種才能！

我在小學時代，父親唯一注意的事項，是翻閱我的「作文簿」，和鼓勵我熟讀「論說文範」，並且教我閱讀當地的華文報紙，所以那時候父親實在是我的真正的監護人兼老師。

進初中的前一天晚上，我還記得父親的一番「庭訓」，從此我發覺父親過份的敏感，那時情形是那樣的嚴肅，他自以爲精明地發揮了爲學與做人的老套理論，但特別強調着「不要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其實，我那時對於所謂「政治」根本不懂。

中學離家有四十多英里，第一次當了寄宿生。父親每逢週末總前來探望我，而且每次都帶來一批

「補品」，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隻大熱水瓶，裏面裝着炖雞或參茸之類，這件事使我成爲同學們嘲諷的對象，而傻氣地把它偷偷地倒掉，下次父親問起，便說：已經吃完了！

十五歲那年，我初中畢了業，起初要求回國升學，父親不肯。我便和同學計議，製造「既成事實」。辦了護照，介紹信，和一切手續之後，父親終於應允了。這一次，不免又是一「庭訓」一番，但不像上回那麼嚴肅，多少帶着討論與激厲的口吻，而且出奇地要我去走「政治」的路。這裏所謂「政治」的涵義，一句話拆穿：是謀個一官半職的意思。父親大概沒有忘記故鄉的「石壕吏」們的嘴臉，要求自己的兒子吐氣揚眉。

對於年青人，最大的痛苦莫過於悖逆自己的興趣，因此，我回國來並沒有遷就父親的期望，反而在上海進了一所藝術學校。父親先是表示不滿，最後不得不妥協地說：「行行出狀元」，聊以自慰。不到一年光景，八一三全面抗戰起來了，我也感染了當時年青人一片獻身的熱情，暗中向一個戰地服務團報了名，事情輾轉地爲我遠在海外的父親

所知，一連五個電報把我拖了回去。

在家裏，我覺得與父親在精神上距離愈遠了！父親和我時常固執地爭辯問題，他有時故意用一種嘲諷的口吻抨擊年青人的熱情與戀愛，更時常的在一種頑強的成見掩飾之下企圖偵察出我的真意，諸如此類的事情，時時弄得臉紅耳赤，然而父子之間，絕對是沒有惡意的。

繼續讀着高中，有一天父親忽然在信上向我提起一個女孩子的名字並且讚揚她如何可愛，有多少財產等等，顯然地他是急於想獲得這樣一個媳婦，然而，我斬釘截鐵地拒絕了，唯一的理由是我不能解她。妥協的當然又是父親，回信來了，他以一種聊以解嘲的可憐的口氣說：這不過是試探我一下罷了。

廿九年我又回國升大學，這次父親哭了：他是懷着怎樣的心，企圖把我再送到那個他已不能了解的世界上去搏鬥！老年人對於自己的命運可以「高貴的容忍」，但對於年青的一代，希望是永遠不滅的。

太平洋戰爭，從開始到結束，我們有整整四年

的「生死兩茫茫」，幸而時間已經打發走了一切痛苦的思念。但今年，我收到父親的照片時，那不可挽回的蒼老，終令我流了淚！

八八節那天，父親又來了信，他說：時局悲觀，當一個公教人員，顧了吃顧不了穿，不如回去團聚一下再說，有父親的人是幸福的，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滿足。

蓓蒂小姐

成甫

已經有數星期了，每天早晨，在一定的時間內，我總可以在那條馬路的電車站旁看見蓓蒂小姐，她緊緊的擠在人叢中，大概是在等乘電車吧！

我大概有好幾年沒有看見蓓蒂了，她好像微微比從前老成了一點，看她的態度，也好像比從前穩重的多了。她的打扮，也似乎不如從前那樣有着充分的活潑的少女裝飾，同時，更沒有從前那樣有着高貴的闊小姐氣派了。幾年不看見，顯然的，蓓蒂也變了！這幾年來，她大概也受了生活的折磨吧？這是環境有了轉變呢？不會的吧！蓓蒂該是幸福的

父親沒有任何特長，也沒有託庇上代的恩澤，就憑他的正直，堅強，數十年努力，終於在遙遠的海外立定了根基。在我這樣的年紀時，他早已一肩挑起全家人生活的担子，這是下一代人對上一代人應該感到害羞的。

，她總不會有不幸吧！因為蓓蒂的家境，我知道得很詳細，幾年前，我和她在一個中學裏同過學。

記得那時候的蓓蒂，是我們學校裏唯一最高貴而最有錢的小姐了，她好像是一隻神聖的金絲鳥，任何同學看見她都會感到相形見拙的。她每天往來學校，總有一部小奧司汀來接她的。雖然如此，但蓓蒂却絕沒有一點豪奢驕慢的習氣，相反的：她對同學們總是態度溫和，談吐謙恭。因此，同學們無不對她樂於接近，決不會有對她不可親近的感覺。其實蓓蒂也非常厭惡豪華，她時常表示對這家庭賜

給她的那種闊綽的生活形式，感到厭煩，她不願坐汽車；但是她的爸爸總是每天規律的派汽車來接，要她坐，因此弄得蓓蒂處處不方便，處處不自由。

記得蓓蒂的英文名字叫做 Beauty，這名字也不是她自己取的，那是因為她的性格優秀，同學們都喜歡這樣稱呼她，後來日子久了，同學們都「Beauty Beauty」的喚慣了，她也不期然的把它譯成中文「蓓蒂」，同時，把學名也改用了這美麗的名字。

那時候我們時常到蓓蒂家裏去玩。她的家，的確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上等家庭，那是一座很大的法國式的洋房，在後面還有一個相當精緻的花園，裏面有小池，茅亭，花房，佈置非常富麗，一切都顯得高貴而幽靜。因此同學們都稱贊蓓蒂的家，是一座都市裏的桃花源，都說她是一只高貴的金絲雀，無不羨慕這位闊小姐的生活和幸福。

可是相別幾年來，蓓蒂的生活現在為什麼會變得這樣簡單樸素了呢？難道她的環境有了轉變？或許家道中落了嗎？更或許有了什麼不幸？……這些疑問，當我每天早晨看見她時，我總會不期然的

竭力的去研究，推測，同時我總默默的祈禱，她應該會有不幸吧！但我每次總是竭力設法躲開她的視線，我覺得在未明白她最近生活的真相以前，我不願去和她招呼；因為這在我深恐會使她難堪的。

是前幾天的一個晚上吧，我在一個朋友的家裏，遇見了一位老同學，她現在一家銀行裏供職，據她說，湊巧蓓蒂也在該行任職，因此她們現在已是同事了。從這位同學的口中，我詳細的知道了這半年來的蓓蒂的事。

蓓蒂為什麼拋棄了這高貴豪華的金絲雀的生活，到銀行裏去任職呢？據說是爲了婚姻問題，原因是她的父親要把她嫁給一個比她家更有錢的執袴子弟，而對方却是一個十足染有糜爛習氣的青年。因此他們父女的主張相左了。而蓓蒂又是一個倔強的孩子，終於她們父女的感情決裂了！最後蓓蒂終於毅然勇敢的擺脫了這豪華的家，拋棄了那金絲雀的闊小姐的生活，投身到這現實的廣大的社會裏來，準備創造她那理想的獨立自主的生活。蓓蒂小姐的思想和精神是時代的，令人敬佩的，更是前進而勇敢的！

我深深的希望蓓蒂小姐，以後能在這社會里磨練得更剛毅，更勇敢，永久不向惡勢力低頭！向這廣大的人羣中，學習更多的豐富的知識，拿出你固有的天賦和聰穎，拿出我們青年固有的戰鬥精神，

故人

成甫

一走進村，總可以在那條小街盡頭處的橋上，或者那條小河灘旁邊，看見那個名叫戇大的農夫，他拿着一根趕牛棒，在亂指亂劃，舞呀弄的。有時，他腳下戴着一頂垢穢不堪的灰色呢帽，套在趕牛棒上，頭在空中際，亂舞亂揮，一面，口中嗚啞啞的不知在咕嚕些什麼。他長得滿臉于思，頭髮長得像犯人一樣的亂蓬着，衣服也穿得襤褸污穢不堪，他絕對不像多年前的他了！顯然的，從他那失常態的舉動上看去，一望而知他是一個在發着瘋的人了。

「大家看呀！戇大又玩得起勁了！」許多孩子們指手劃脚的一喊，一時都鬧哄哄的跑攆來，圍住看戇大玩把戲。但是一當孩子多的時候，瘋子又突然停止了，他把帽和牛棒，用力丟在一邊，身子突

願你在這黝黑的社會裏，闢出一條光明的路，射出一道新中國時代女性的光芒！

最後，我謹在這裏默默的爲你祝福。

然迅速的倒下，直挺挺的僵臥在地上，緊閉住眼睛，裝着睡熟了的樣子。每當他一這樣，孩子們又感到無趣的走開了。於是瘋子又爬起來，但這一次他總得安寧一些時候，不揮動也不咕嚕，只是低着頭默默的坐着。當這個時候，人們並不能看出他是瘋子。我才回故鄉來的幾天，我第一次遇見他時，他是安閒的坐着，我正想和他招呼，但爲旁邊的鄉人阻止了，他們告訴我他已是一個瘋人了。這使我非常吃驚，他是我的——個可愛的故人，我在童年時曾經和他生活過一段悠長的時間。記得他非常喜歡我，一有空閒的時候，不論早上或傍晚，他總攆着我到山上去採野花，或者摘菜葉吃。下山回來的時候，他照例馱着我，一直馱我到家，問我山上好玩嗎

，下次還去嗎，總是撫撫我的頭，親愛的笑嘻嘻的走開了。

在這村子里，他是一個最好的農人，他很勤儉於工作，他一向靠着祖上幾畝田過着活。他生就一副忠實淳樸的性格，他臉上常露着天真的粗野的微笑，沒有陰險，更沒奸詐。有時候他老實得往往連話都不會說，他最後始終只會答人以真誠的笑。由於這個原因，村人們都稱他爲「蠢大」。他的老實與和氣，往往使村人們愛護他，他如受到委屈或什麼吃虧的事情，人家都會替他出頭幫助他，他一直在這一個沉寂古老的山村里，做着一個被人們公認的好人。

但是自從他遭受了這一個最大的不幸的刺激之後，他就突然變爲一個瘋子了！那是什麼不幸呢？說起來，那也實在是永遠也不會使這村里的人們遺忘的一段慘痛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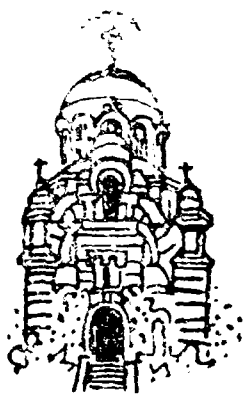
該已是大地遍奏着凱歌，勝利之神早已光臨到這一個小村落的一個冬天的早晨，這一鄉的鄉長，偕同着他手下一批征收員，到這村子裏來開始他們向農民捐穀的工作。這村里的人們大都是窮農，他

們的穀早已一天天裝進肚子裏去了。他們看見鄉長來了，因此都擔心着，覺得將有什麼事情要發生的，許多人像一羣馴服的綿羊，準備着讓鄉長來擺佈他們的命運。

蠢大的家是在這村子頭上第一家，那天蠢大正在家里碾米，因此給鄉長碰了個正着。蠢大連忙殷勤的招待他們，他看見他們一副來勢汹汹的樣子，早知道情形不妙了：因此他就開誠的苦苦向鄉長哀求，哀求他決不能把這兩袋他正在碾着米的穀拿去，因爲這是他們一家數口最後的僅有的糧食了。但是隨蠢大怎樣哀求，鄉長和徵收員們是不會相信的，他們反而怒氣沖沖的把蠢大罵了一頓，結果終於把他兩袋穀中的一袋捐去了，蠢大雖然憤怒，但他在鄉長的淫威下畢竟倔強不起了。

然而，他的妻子却過來罵他了，責他是笨胚，死東西，爲什麼看着人家把穀拿走，一點不表示反抗，虧是一個男子漢！蠢大聽了這番話，這一次却怒不可遏了，他突然發起蠻性來，竟過去猛力推他妻子一把，把懷着孕的妻子猛衝倒在地上，就只一下，竟闖下大禍了：他的妻子立刻臉色發着青，

昏厥在地上了。他雖然立刻扶起，抱她到床上，但他好久總是在昏迷的狀態里。不想就在當日半夜里，他的妻子就發生難產，痛呼，扭掙……最後終於給死神攫去了生命。就在第二天，釐大就變成瘋癲癲癲的狀態了，他時時哭着，時時喚着他妻子的名子，時時嗚啞啞的亂咕嚕，亂走，亂跑……甚至認別的女人是他妻子。嗣後，他一直都這樣了，瘋了



散文

勝利雜憶

徐蔚南

卅四年八月十日下午，我應中央文化運動會暑期講習之約，去文化會堂作演講。是下午五時開始的。大會堂中已坐滿了人，有六十歲前後的老先生，也有十多歲的青年男女，天氣雖則很熱，場中空氣却很寧靜。

大約講述約一點多鐘的時候，忽聽見屋外有騷

，那還是不到半年的事情啊！

「挺可憐了！」每當在橋堍，在小河邊，看見他時，我總會這樣默默的嘆着。

多年不回故鄉來，山景依然，而人事全非了！故人們，死亡的死亡，走的走，留下的像釐大那樣的人，却已是瘋子了！啊！世事變幻莫測，相別多年，故人全非昔日面目，真是何堪回首話當年呢？

動的聲音，我仍繼續講下去，滿以為不過是相罵，打架，至多是失火等類事情。但形勢逐漸緊張了，騷動波及到會堂前的庭中，許多工友忽忽地雜亂地跑向門外去。文化會堂的秘書李辰冬先生，形色緊張地跑來，向我低聲說：「日本投降了！」

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會訓練得那麼冷靜的，也許

因爲勝利早在預料之中，不過遲早一點而已，也許因爲我那時候以爲消息並不十分可靠，我仍舊講下去，只是縮短了內容，將已講過的，扼要地複述一次，然後加以一個結論，聽衆依然靜聽着。但其時爆竹聲已四處響起來了。我和李先生便向聽衆宣布道：「報告各位一個好消息，日本今天已投降了！」這時滿堂的聽衆的情緒是緊張，嚴肅，興奮，而寂靜的。過了半分鐘，我們領導鼓起掌來，立刻全屋子的人一齊鼓掌起來，慶祝我們的勝利！

「中華民國萬歲！」

「蔣委員長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歡呼的口號從四處爆發起來，接着聽衆們一齊擁出會堂去，一到街上，只見滿街是男女，滿街是歡聲，爆竹接連在燃燒，吉普卡，公共汽車上的人也高呼勝利了！勝利了！美國兵上向着我們伸起大拇指，口中叫「好」！

我還到中華路的寓門前，看見同事們都在門口，地上是一大堆的爆竹紙屑，顯然已放過爆竹的了！各報爭出號外，每張賣到一百元，二百元不等

。雖則號外上並沒有什麼特別消息，但是人人還爭購號外，彷彿一看報紙紀載，便格外證實一點似的。平時蝕本的報館，靠了號外倒發了一點小財的。在中華路左手的青年路上的聯合畫報館裝置着擴大器，騷亂的愉快的音樂，流注在滿街的人頭上。美國兵左右兩臂挾了啤酒，到處叫「好！」美國兵士的吉普車坐滿了中國孩子在路上如龜行般地前進。

我和同事們一起到青年館的酒吧間裏去，先要一瓶伏特加的燒酒。堂倌說：「酒只賣給聯合國的友人，不賣給同胞喝的！」

我們一齊抗議道：「今天勝利，酒還不開禁嗎？快拿酒來，我們一齊來喝酒！」

我們將酒也敬奉鄰桌的男女，有位廣東女將說平素不喝酒，但今天非喝不可。我們將酒杯一飲而盡，真覺得痛快之至。接着我們喫冰淇淋。美國兵挾了大爆竹到酒吧間裏來，就在地上燃放起來，那聲音真響亮，砰！砰！砰！

走出青年館的酒吧間，一到路上，只見人更增多了。國際舞廳前，人如潮湧，據說舞廳裏的杯盤

都被發瘋般的人打光了！轉到精神堡壘那方面來，聽見鑼鼓熱鬧盈耳。滿街是人，到處是人。在精神堡壘角子上，一家下江人開的小食店四五六，在玻璃窗上用紅紙貼上一個V字，還貼上最後勝利的標語。

從街上還到靜寂的臥室中，一個人坐在藤椅中，在暗淡的燈光下，雙手抱着頭，回想一下在戰中和敵偽奮鬥的經過，自幸我的一家人從最小的嬰孩起都能接受最大的痛苦，和敵偽奮鬥到底，現在終於勝利歸於我們！不管過去如何忍辱受苦，此後生活如何的艱難，總之，敵人給我們打倒了！最大的敵人給我們打倒了！不覺靜靜地淌下淚來，這是苦痛的眼淚，也是歡樂的眼淚！

十一日，我們大批的人乘着三輛大卡車，去上清寺國府，向主席致敬，男女老少擠滿了國府的大堂。當蔣主席從容不迫地出來時，萬歲的聲音立刻爆發起來，足足有五六分鐘之久，主席笑容滿面地頻頻向我們點首。後來聽了主席報告關於日本投降的消息，我們便乘車回去，沿途高呼口號與唱國歌。那個山東傅胖子特別注意勞工大眾，凡

看見勞工聚集的地方，總是他領導高呼口號，引動勞工們的熱烈的反響。回到家中，林虎先生替我寫了四個字「勝利到來」，黃炎培先生替我寫二句詩道：「料得十州城下日，瀋陽一夕悔佳兵」，以為紀念，都是寫在信箋上的。我還到上海，便將二張字裝裱起來，掛在牆壁上，現在還是掛着。

中華路上英國大使館的新聞處，高懸四大強國的國旗，（其時法國不在四強之內）夜間於三層樓上滿綴電燈，並放送各種音樂，熱烈雄壯，得未曾有，每逢奏各國國歌時，行人便佇立致敬。這樣接連慶祝有一星期左右。

慶祝勝利這一天，聯合國家男女都有參加游行。行列長至數里，美國女兵都戴中國大草帽，欣喜若狂。行列中的舞龍舞獅最為可觀。像電影明星康健女士也扮個和平神像參加游行的。

勝利後數天，重慶晚報描寫上海勝利後人民金迷紙醉，熱昏的樣子，寫得非常刺眼，邵力子先生指着這報紙告訴我道：「上海是這樣胡鬧，還是在後方，清靜得多。」他的說話雖似尋常而簡單，但我很了解他的深意，我更冷靜地凝視勝利後一切。

女性的空虛

勞倫五

屋外邊，在那靠近樹木的空地上，他用樹枝和稻草起了個矮小的棚，是給小雛雞避風雨的，在這棚下有五隻木欄子。

有一天，當她到那裏時，她看見欄子裏有了兩隻棕色的母雞，兇悍地警備着，正在孵着雛雞的蛋，很驕傲地蓬鬆着羽毛，在它們的女性的熱血裏，深深地沉味着。康妮看了，差不多心都碎了。她覺得自己是這樣的失落無依，毫無用處，全不像個女性，只是一個恐怖的可憐蟲罷了。

不久，五個欄子都有了母雞了，三隻是棕色的，一隻是灰色的，還有一隻是黑色的。五隻母雞都是一樣地，在它們女性的重大而溫柔的撫愛裏，女性的天性中，蓬鬆着羽毛，緊伏在卵上。當康妮在它們面前蹲伏下去的時候，它們的光耀的眼睛，守視着她，它們忿怒驚惶，發出尖銳的叫聲，但是這種忿怒大概是當着被人迫近時的女性的忿怒。

康妮在小屋裏找到了些米穀。她用手拿着去飼

它們，它們並不要吃。只是一隻母雞在她手上猛啄了一下，把康妮嚇了一跳，但是她却焦心想把些什麼東西給它們吃，給這些不思飲食的孵卵的母雞。她拿了一罐子的水給它們，其中一隻喝了一口，她喜歡極了！

現在，她每天都來看這些母雞。它們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使她的心溫暖起來的東西了……雖然這是春天，吊鐘花在樹林裏開花了，榛子樹的芽正在萌動，好像一些青色的雨滴似的，多麼可怕啊！已是春天了，一切都還是這樣冷，這樣的無情。只有那些母雞，這樣奇異地蓬鬆着羽毛伏在卵上，是在它們女性的孵化的熱力中溫暖着！

有一天，那是陽光華麗的可愛的一天，蓮蓉花在榛樹下一簇一簇地開着，小徑上綴滿着許多紫羅蘭花，她在那午後來到了雞棚邊：在一個雞欄前面，一隻很小很小的雞，在傲然自得地蹣跚着；母雞在驚駭地叫喊。這隻纖小的雞是棕灰色的帶了

些黑點，在這時候，這整個的大地上最有生氣的東西，就是這隻小雞了。康妮蹲下去，在一種出神入化的狀態中，注視着它。這是生命！這是生命！這是純潔的，閃光的，無恐懼的新生命；這樣的纖小，而這樣的毫無畏懼！甚至它聽着了母雞的驚叫，而蹣跚地進欄子裏去藏在母雞的毛羽下時，它也不是真正懼怕什麼的！它只當作一種遊戲，一種生活的遊戲。瞧！一會兒過後，一隻小小的尖頭兒，從母雞的金棕色的毛羽裏鑽了出來，探視着這花花的

破襪子

凌蕭

倒並不是爲了體面或者考究什麼的，着慣了皮鞋，拖着布底鞋總是感到很不爽步的樣子。而且看着老母親紮鞋底的一副吃力勁道，實在也應當使她不要爲她這末大的孩子操勞了。在經濟方面算起來，皮鞋並不比布鞋貴，講耐穿，一雙皮鞋總是好抵上數雙布鞋的。

但是因爲着皮鞋的緣故，襪子却常常破了。每次當我買了新襪回來，二妹總是這樣對我說

大千世界。

康妮給這一幅美麗的圖畫迷住了。而同時她被遺棄的失望的感覺，濃厚到她一向所沒有過的。那使她忍受不了。

上文係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一節，描寫康妮因爲丈夫是性不能而感到空虛，看見母雞孵卵，以及小雞的出世，更使她忍受不了。即就描寫方法論，已不失爲一傑作。

：「常常看你買襪子，却又常常看你穿破襪，怎末搞的？」

真的，新襪子沒有穿上一二天，一個洞又生出來了。再穿下去，就是二個三個，不斷的出來，補一補吧，也只好過一天。我常常嘗試想把脚步放得輕些，但這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不留意間又回復老樣了。母親說我「腳勢」太重，但是總改不過來，也許因爲自己是長條子的緣故。我的走路，又很快。

自己的確是錢拮据，但是一個人可能總是不希望將自己的窮顯露給別人看的。我家的家訓最忌孩子「鞋拖襪場」，大人自己也必常時振作，決沒有這種情形。漸漸的我也被養成這一種觀念，一看到「鞋拖襪場」的人心裏就自個兒會厭煩，甚至看不起他，好像「鞋拖襪場」的人一定很缺乏教養似的。但現在自己却常常着破襪——因為補不勝補，前一雙沒補好，後一雙又破了，來不及時也只好把破襪將就一下——心裏想起來，常常會感到一種羞意。

爲了這一件事，我有時忽的羨慕起女人來了。因爲女人不着襪好像是一種時髦，男人却不可能。這件事想起來是很不通的。女人原本已穿了看不到褲腳管的短褲——雖然加上了一件到腳踝骨的旗袍，但下面終究是光赤赤的，却反而可以不穿襪子。男人穿了差不多到腳背的長襪褲，又蓋上了一件長于褲腳管的長衫，却反而不可不穿襪子。（雖然沒有明文規定過，但我未見有既穿長褲又穿長衫的不穿襪子的人）這雖已是習慣成自然，但仔細把它當一回事想起來却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談吧。

我實在探究不出這一個問題來，做一個人爲什麼要有這末多的困難？（即就以一雙襪的小事，也常常要爲它煞費躊躇！）我又不知道有許多人爲什麼又有這末多的時間？常常歡喜顧問（？）到別人的事上來。有一天我的襪上又有了破洞，新的沒有買，舊的沒有工夫補，被一個路人看到了，他同一個同伴這樣指指點點說：

「看樣子倒滿漂亮，可惜襪子破了沒有換一雙！」

我自然感到很羞愧的，雖然我根本可以不理會它——這一回事——然而我應當去理解說話人的這一番含意。因爲我窮，我是不能不承認的。他的一句很隨意的話——但並不是善良的，我知道——刺傷了我的心。

窮是可以沒有什麼羞意的，但被人銳意地這樣指破了之後，却不能不感到對自己的一種抱歉。雖然說這一番話的人自己也負有一份淺薄，但是我也不能不對自己的無能感到羞愧，因此我的羞意是完全浮立在無能的上面。連這末一個細節都不能周全，我應當對自己感到如何抱歉呢？

襪的破洞往往不在上端，在上端有褲腳掩護着，倒不致令人看到，可是它却偏偏在腳後跟上面，賭氣要顯露一下我的窮似的，使我感到雖然渺小到如一雙襪子的小東西，却也捉挾得厲害！

小抽屜內是塞滿了補得不能再補的破襪子，千瘡百洞，傷痕纍纍，它們也都顯出很大的落寞相，似乎既被主人所遺棄，就萎頓消極得振作不起精神來。假使它們也有任何心情可以思索的話，那末它們也一定要爲已往曾經有過這末一天二天的威風及服務的勞績，而感到傷心吧！

母親看見這許多無用的破襪子感到有些累贅，

一雙破布鞋

一雙布鞋破了！在別人一定立刻把它拋掉，但我却不忍和它分離，我要鄭重其事的把它保藏起來，像保藏我其他心愛的東西一樣。

因爲，這一雙布鞋是我母親和大姊二人，在澹黃的豆油燈下，爲我流浪前趕做成的，我怎能任意把這雙布鞋丟棄呢？何況，這雙布鞋內包藏着母親

但就此拋掉又感到有些可惜，因此忽然想起可以繫「拖糞」的念頭來。一天，我看見這些破襪子在地板上飛舞。它們似乎又很驕傲的樣子，好像在說：無用的東西又變成有用了，無用的只是你們這般人，爲什麼不起早想出一個辦法呢？

不是嗎？你看它們！這些「無用」的破襪子不又都是精神抖擻地在工作了嗎？「鞠躬盡瘁」，這可能作爲它們的寫照了。同時我却要爲我的母親，我的家祝福，我們是在這樣物盡其用的生活之下刻苦奮鬥麼！

余 歡

的血汗和大姊的辛勞，更有我這個流浪人的辛酸和涉世的風塵。

我要珍視它，爲了紀念我逝去了的那些辛酸味，和懷念故鄉的母親，以及江西的大姊，我必須珍惜它，這雙爲別人所不重視的破布鞋。

依稀地我還能記起那一晚的情景，桌上的豆油

燈在散發了嬌紅的微弱的光芒，母親坐在豆油燈旁，迷着那帶有「花」的眼睛，一針針地在綴着；大姊坐在母親的對面，一針針地在加緊着工作，我立在屋角裏整理行李，二姊在幫着我一起工作。我偷眼地望着母親，她的額上有着深陷的皺紋，頭髮像深秋的枯草，已經是花白了。但她沒有喊老，也沒有怨言，她在爲着她的愛子不斷地工作。

第二天，東方剛現出魚肚白，我離開了家，穿起了那雙昨晚趕製的新布鞋，肩起了行李，在晨光曦微中，我走出了家門。母親在門口叮囑着：

「歡！路上要當心，上船下車要緩慢，冷暖要格外的留意，切不可遭了涼！……」

「媽！我知道！」我哽咽地，頭也不回地走了。我噙住了眼眶中的熱淚，我很快向前走了。

家

當敵人的毒燄蔓延到蘇北的時候，我們的家鄉——鹽城，發生了動搖。全城的居民，都在忙碌地搬家，避到認爲比較安全的地方去。我家當然不能

從此，這雙布鞋伴着我，跟着它那苦命的主人，踏過了泥路，石子路，又踏過了寬闊的柏油路，也踏過低小的草棚，走上過巍峨的大廈。它伴我受了無數的風塵，也遭到達官貴人們的白眼，因爲，它並不是光亮亮的，考究的皮鞋，它是一雙最低微的布鞋啊！

如今，它經過了幾次的修理：打後跟，補一塊，終於是不能再綴補了，它完成了它的任務，因爲它已遭受了不少的辛酸和風塵！

爲着一雙小小的破布鞋，拉拉扯扯地寫上了一大堆，大人先生們一定不會看這些無聊的文字，因爲，現在一雙皮鞋也沒有大不了的事，更何況一雙破布鞋？這可以看出我們這些小人物的悲哀和寒酸了！

胡長生

例外，父親，母親，四位哥哥，和三位嫂嫂們，都在那最緊張的幾天裏，動員起來：僱船搬運，包紮，各自分工地忙着。我那時還不懂得什麼，我僅知

道，把我所有心愛的玩具收集齊了，裝到一隻提籃裏去；我以為我的任務已完成了，便閒逸地站在門外，看望那些來往匆促的人們，以及搬運着的車輛，苦力，和左右鄰舍們的神色驚恐，竊竊議論的態度；又看見幾位同學，他們也是一般地匆忙着，臉上沒有往日的歡怡，親熱，使我對於這些很熟悉的面龐，覺得有些生疏而不自然了。

我家屋子裏好陰暗而淒慘啊！那些陳設的物件，掛着的，擺着的，都似掃空了一般地離開原來的地位，更顯得空洞寂寞。許多盛滿了東西的皮箱，籐籃，都倚立在牆腳跟下像排隊似的。

砲聲漸漸地逼近，至於震耳的時候，便不願離家而去的母親，也改變了堅決的意志。

扛夫把所有準備帶走的箱籃搬運清楚的當兒，母親便和我坐在一輛人力車上，還有大哥大嫂，以及三哥三嫂們，他們都步行着，尾隨在車的後面；車夫扶起車槓走了，母親似乎在含着淚，向家的外圍，投以一次二次……的留戀的瞥視。車子出城門的時候，母親又作最後的一瞥，終於珠淚灑在我的衣襟上了。我轉身倚在母親的懷裏，眼光在後面尾

隨着的哥嫂們的頭上掠過，看到尙不遙遠的家：兩扇板門緊緊地關着，還有一把銅鎖，像個下弦的月牙，掛在中間。我想：再有些大力氣的強人，也不會闖進去的吧？

巍巍的城牆，無情地截斷了我的視線，使我不再窺見家屋了。仰頭看看母親，她露着絕望的神情，再也不作回顧，她的嘴唇，微微地顫動着，眼淚還在滴着；我不知道她在說些什麼禱語。

到了已僱好的船上，父親，二哥，二嫂和五哥，他們都疲憊的坐在艙裏，在等待着我們。

二十七年的三月中，一個春和日麗的下午，終於拋棄了我們的家，離別了我們的家鄉，步上逃亡之途。途中，我們看到隱隱地，濃密的烟火，從家鄉的上空，噴散起來，我們大家祈禱着：上帝，保佑我們的家，平安無恙！母親站上船頭，遙遙地對着家鄉，嘆息，垂淚。

二天後的早晨，消息傳來：敵人已踏進了鹽城，據最後一批離開家鄉的人們談起，他們目睹城裏，已成了一片焦土。我們的家，那座美麗融和的家，也在這不幸的，可怕的火燄中燬滅了。於是母親

哭了，父親悲嘆了，哥嫂們也都泛起了一種憂鬱沉痛的表情；我也嗚咽地哭了，因為我再也不能看見和有着那座美麗融和的家了啊！忽然我意識地想起了那隻心愛的小貓，牠還在家裏呢；那時匆促，沒有一個人想到帶走牠的，連我這位最親密的主人，也忽略了牠。那條可愛的小生命啊！怕也要葬身火中了。我不覺大聲急呼的喊道：『我的小貓啊！我的小貓啊！』他們都不曾作聲，除去哭得傷心的母親，誰都不約而同地向我看，但沒有驚詫，同情，或任何的表示，也沒有人來安慰我。

在敵偽的盤踞下，我們一家人爲了要求生活，便不得不再回家鄉。我那最慈愛的母親，爲了家被燬滅，終日抑鬱而成病，終於在六年前的秋天裏，永遠離開了我們。現在她不能再和我們一樣地重見淒涼的家鄉，再見那從前美麗溫和而現在祇存一堆瓦礫的家了。

經過瓦木工人的建設，在那瓦礫叢中，又起造

安 慰

〔散文〕 安 慰

成了我們新的家。然而沒有以前那樣精緻，牢固，輝煌，美麗了；並且佈置也簡單得可憐。我初次走進裏面，一切生疏得使我不敢相信這是我們的家了，覺得牠使我太不滿意，沒有一絲溫和可親，值得可戀的；然而在牠的遮護下，也渡過了兩個年頭。現在，家鄉裏雖沒有震耳的砲聲逼迫離開家鄉；但是，在共軍盤踞之下，那種黑暗的勢力，在無形中逼迫着我，不得不離開家，到這有光明的江南來。

敵人燬滅了美麗融和的家，黑暗纏繞着不值留戀的家鄉，我在無家可歸的今日，使我懷念那昔日美麗融和的家，和逝去的母親，更使我羨慕，渴念那簡陋的新家屋。現在我所感覺得到，就是再醜陋些的家，甚至於一間茅舍的家，總比無家可歸幸福得多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够重新回到我現在認爲有萬分留戀的家裏去呢！

聖 英

自從有了這孩子後，願懋的父親漸漸覺到家中多了好些想不到的事。家中素來沉寂的空氣也變得熱鬧起來了。自從那日起，他工作得更加興奮和努力。在無形之中，他覺得生命有了小小的寄托。

一年，二年，十二年輕輕地過去了，父親顯得半老了。十二歲的孩子已經有了青年的生氣，家中好像多了一個幫手，本來末，父親早晨得起早，買點心，買報紙，然後上寫字間，現在可不用自己動了，總是：『願懋替我去買！』

假日的下午，一二點鐘的光景，父親帶孩子去走走公園，看看小電影。一套整潔鮮艷的衣服，預備好給孩子出去穿。眼看到兒子洗過臉，把秀美柔軟的短髮梳得一彎彎的，時式的小童裝，襯着白色的汗衫，加上那聰明清秀的面兒，活潑康健的身體，他覺到做父親實在夠味！

六月底的天氣已經夠熱了，願懋的學校也快放假了，而父親的事却加倍忙起來。一家聚首的時候祇不過在晚間一剎那，而惟有這一剎那，是家庭中最快樂的時期，月兒朗朗，星兒閃閃，蟋蟀跳躍，蟬兒歌唱，這些父親都不在意，而獨獨傾聽那室內

清晰的讀書聲；願懋正在念英文呢！這會使得父親忘去了煩勞憂悶的。同事問他：『你家的孩子在那兒念書？』他會驕傲地答道：『中法學校，六年級！』

那天下午，不知道爲了什麼，父親沒有笑容，當他辦公回來時候，臉兒就鐵青，直對母親氣憤憤地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那兒世界上會有這種人！不幹了，不能幹了……』

往日受了閒氣的時候也有，可是不像今天。今天情形確是有些特殊，嚇得連母親也不敢勸一聲。

好一會兒他問道：『願懋呢？』

『上學校領成績單去了，沒來呢！』

『噢！』

父親的積忿，使他提起了筆在寫字檯玻璃上寫「辭職」兩個大字，抽出了一張信箋正要寫下去。

拍的門一響，跳進來的是天真活潑的願懋。

咦！什麼，滿手的新東西：一個小皮包，一個小鐘，好幾本美麗的洋簿，故事書。

『爸爸，這是學堂裏給我的獎品！』願懋高興地說，一面跳進爸爸的身邊，捏着爸爸的手，親熱

地說道。

「爸爸，校長並且對我說，下學期不收我的學費呢，你看，這是成績單！」

一面看着，父親的心田起了熱潮。

芝蘭

一陣陣的香氣，順着和煦的清風送進鼻孔，送到唇邊，這不是芝蘭的香是什麼！

茉莉花啊，原來是你帶着芝蘭的香來了。你纔是芝蘭的化身呢，我焉得不愛你？

茉莉啊！我愛你吧。然我終於不能忘記你的伴侶——芝蘭。

芝蘭是我最初的伴侶，她是活潑多情的姑娘，她很愛茉莉花，和愛我一樣地真摯關切。

在初夏，當遊螢紛飛涼風徐來的時候，我倆並立在庭前的茉莉花旁，望着萬里無雲的澄碧天空上的一彎新月，經風吹過一陣幽香，是茉莉花的芬芳呢，還是她的呼吸，我辨不清楚了。我故意向她問道：

「咦！爸爸！爲什麼辭職？」孩子驚奇着，看到玻璃上的字，因爲他已懂得這字的用意呢。

「噢！那是沒有的事！」父親隨手拿揩布揩去了字，並且扯了寫過字的信箋……

秋航

「芝蘭花香還是茉莉花香！」她說：

「兩種香也是很難比較的」，轉眼看見了盆裏的茉莉花她又指着說道。

「你聞這不是很香的嗎？」我故作憨笑地說：

「茉莉花的香好像從旁邊的芝蘭那裏發出來的——她兩頰發紅地笑着低下頭去。

轟轟的砲聲，逼着我離開寂寞的古城。她也不願受侵略者的摧殘，決意跑回她的故鄉去。

「今天起，月亮倒好！」她自慰似的說着。並把一朵茉莉花插在我的襟上，黯然地望着我說：

「我望你永遠保護着多情的茉莉，不要辜負了她對你的誠意，到了溫暖快樂的時候，你可別忘了她的好友——可憐的芝蘭。」

她俯下頭來吻我的嘴唇，從她的眼裏流下如雨的眼淚在我的頰上，我們擁抱着哭。

警笛高喊，表示火車就要開了。環繞上時間上不許可我們在一起，她終於離開我了。

一年二年……現在我仍回到寂寞的古城裏。

我終忘不了芝蘭的多情，每天清早，我朝着茉莉花徘徊欣賞的時候，我聞得到玉蝴蝶從芝蘭素心

胃病

奧國小說家兼戲劇家顯尼志勞曾經在他劇本「

阿那托爾」中，說過這樣的話：「疾病有許多種，可是健康却祇有一個」，所以劇本中的主人公阿那托爾寧願過着煎熬痛切的生活，即沈溺於柔情的芳香底靡爛裏，却絕對不肯放棄他不斷地一個又一個熱戀女子的癖疾，因為他明晰地知道，一朝過着健全清醒的生活，便將與人人相同無異，而那種狂熱的一往深情的癡戀，雖然有時惆悵有時懊惱，却有着

一種特異的溫馨風味。我對於我的胃痛，正同那位阿那托爾先生一般，持着相同的態度，雖然事情是

裏帶來的餘香。芝蘭啊！我願給香的馥郁醉死了，讓我化做蝴蝶，飛到你的面前，補償你的素心。你爲了我拋棄一切的幸福割愛你的寵兒，我又怎樣才能報答你！我將永遠崇拜你冰心弱質，我願意崇拜凡是你所心愛的人，我也願意喜歡所有愛你的人。

茉莉花香又被清風送來了，還帶着清幽的芝蘭的香。

石耶

根本兩樣。

我時時玩味我的痛苦的胃病，默想着它的根源，歷數着它的發展，細細咀嚼每一發作時那種疼痛的難受滋味。我從不會當真聽從別人的勸告，去就診於醫生，把它從根料理治好過。我保持這個胃病正像隱藏着某種心頭的創傷一樣，我寧可天天不能吃飯，却不願消除這個使我意味到自己的存在的病痛。

我以爲，在人生中，固然少不了一些甜蜜，同時却也缺不了一些兒痛苦。這痛苦叫你刻刻驚覺，

不至於變成麻木；同時，快樂也許太平滑了，有時也非得要些磨擦挫折來滲和不可，於是痛苦就來了（不管這痛苦是屬於精神上，抑或是附麗於肉體上的）。而這痛苦也正是生之意識，或者，也就是所謂生活的根源。

據說，一個人生到這世界上來，便是帶了痛苦而同來的，所以人一出世，先就一聲啼哭，往後，在生之成長中，更須得一點又一點，受盡人世的苦辣與磨難，直到他的生命之流，迴繞曲折，激盪碰撞，終致疲憊消沉，而在夜底幽咽裏悄悄地流去，或在黎明的薄光中，平靜緘默地流去，流向那自然底秘奧的山谷中去。

事實上，誰又當真能够解脫得了痛苦？人生的生老病死，天時的冷暖煖寒，已經够受，更何況再加之以貧窮的遭受，人事的牽纏，心靈的悲痛，家國的多難？這種種都是要叫你欲說還休的痛苦的事情。那末，我這一點兒小小的胃病又算得什麼？真是許多人又許多人都已經熬牙堅忍地捱負了那無上的痛苦，我又爲什麼不能夠承受這一些兒小小的苦味？並且，倘如我當真把這個胃病除掉了，誰又能

够担保不會得有別種病痛再來磨折我的身心？我早年的盜汗，青春的虛弱，都已經先後克服過來了，我當不至於還害怕這如病若無的胃病。我也還有一些毅力和勇氣來應付這胃腸的失調。

抑且，正因爲我有這點胃病，我，還意外地享受到一些人生的愉悅。我在家庭裏彷彿因此得了一種特權；我在朋友間好像因此獲得一種愛護。「他生着胃病，不要拿冷的東西給他吃，免得發酸嘔吐；並且也不要叫他氣惱，回頭又要他發胃痛。」尤其當人家忙着爲我買麵包，弄湯麵的時候，我真是說不出一種感激，彷彿一流甜蜜，注向心裏，使你多少感到一點人世間的溫暖。萬一我沒有這撈什子的胃病的話，我的確不曉得我要憑依什麼，或將要到何處，纔求得到這種溫暖的體惜和寬諒的同情。

到現在，我生這病已經有十四年了，這十四年，無論過得多少痛苦，都已去如烟影，杳無痕跡，能够剩下來的，好像祇有這一點兒胃病，我因而對它非常寶貴。在始終無可奈何地活下去的情形之下，我剛好需要這身體上的一點輕微綿延的病苦，來

陪伴我精神上的一種寂寞。

正如人家偶然忘了我有胃病，沒會預備得麵食，我祇得坐在桌邊皺眉苦挨一樣，我將以英雄的忍

烘箱的內外

天氣熱得令人發悶，人昏營地，四肢像是生了軟骨病，力氣不知那兒去了，汗流滿了全身，濕漉漉地，難受得緊。

我這間有如豆腐干一塊似的斗室，說它是房間吧！實在有些不相稱，乾脆，實是烘箱吧！人置身其間，真像麵包在被烘焙。說到窗，孤零零的兩個，小還在其次，討厭的是小得可憐，不用說風一絲也透不進來，能够從這裏輸給我些活命的空氣，不致使我牽死，已經算上上大吉，謝天謝地了。

「心定自然涼」這句老古話，很多人奉爲至理名言，在別人或許真的有效，於我却一些也不起作用，這倒並非我有什麼異於常人之處，實在環境使然。

心神定了下來，握起筆桿，正襟危坐，如此我

耐，來對待這個病症，並從那病底苦澀的香味裏去深切感受那生之意味。

曙光

想總可以「自然涼」了吧！然而吸血蟲趁機進攻，西咬一口，東咬一口，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試想這個心怎能「定」下來？心煩意亂，腦子裏休想想出些東西，稿紙上，橫七豎八的幾個十字，真是天曉得！

沒辦法，祇可以拿出最後一着棋了，溜之大吉，於是拖着滿是汗的身體急急逃出了這間可惡的烘箱。

外面畢竟不凡，迎面就吹來了幾陣微風，雖說是「微」，但在我却已經心滿意足，真是「快哉此風」！

月亮躲在雲堆裏，害羞似地似現非現，祇有幾顆小星，倒還明朗地放出微弱的光芒，用它的力，照亮這世界。

路上，碰來碰去是人，汗的臭味，從每個人的身體裏發出來，這氣味却也不十分好受，大半都是些手搖芭蕉扇，赤着腳踏拖鞋的納涼者，「踢吐，踢吐」的逛着馬路，這些人，我想，至少一半是我的「同志」——從烘箱裏逃出來的人們！

除了這些在街上悠哉游哉逛馬路兜風的「同志」不算，階沿上，人行道上，密密層層的躺滿了人，坐滿了人，帆布床，蓆，蹺蹺米，竹椅，小凳，各式俱全，把個人行道簡直塞得密不通風，走過去，非得一步步留神，不然踩着脚，那可了不得。

也是同樣的悠閒，翹起了脚，赤着膊，高臥在露天床上，盡情的談笑，默默的抽烟，談些什麼？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吃飯拉屎，看上去真是無所不談，這時是他們最寶貴的休息，而且悠閒而舒適的。終日為生活而工作的攤販，到這許多人都作息的當兒，他們還不能休息。

賴着小小的摩電光，他們做着交易，沙啞着喉

嚨，盡力地叫喊。

「西瓜吃哦？一百兩百來，不甜還格來！」汗從賣西瓜的額角上淌下來，淌下來。

慢慢的，走入了所謂繁華區，這裏是另外一個世界，——有錢人的場所。

跳舞廳裏，傳出迷人而動人的爵士音樂，「蓬拆蓬拆」紳士淑女們在狂歡；「Bar」的血紅的霓虹燈耀得人發炫，門前車水馬龍，三輪車，人力車，拚命的拉主顧。

「天上棚拆，地上拆棚」，不知怎的，我記起了這幅辛酸的漫畫。

對着這些繁華，我實在就不下去，心中只覺得這些是無恥，荒淫，如此的繁華並沒有逗起我一些興趣，相反的祇覺得十二萬萬分的厭惡。

夜深了，遠遠傳來賣餛飩的敲柝聲「的篤，的篤」，我急急地離開了這討厭的繁華區，重新回到了烘箱裏。

榴 花

朱毓麟

日曆上又印上了耐人尋味的五月！

五月是一個熱情的季節，一個怪羅曼諦克的季節！

溫柔的南風裏，那鮮紅的榴花又展開了迎人的笑靨；和去年一樣，還笑得那麼甜甜的。可是這短短一年的歲月，已剝奪了小林一點僅有的天真，一年來的每一頁日曆，小林是在一種黯然的心情中過去的。我永遠覺得天真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情操，我不瞭解小林的個性爲什麼這樣的劇變，他的一張臉上，老堆滿了一片憂鬱的暗影。這次，園子裏火艷的榴花開了，我叫他一塊兒去看看，他並沒有拒絕我的要求，我們並肩坐在石榴樹下一方美麗的花碎石上。我偷看他臉上的表情，一雙含愁的眸子凝視着那一株榴花，一會兒狂笑，一會兒好像又染上了淡淡的傷感。小林臉上這種矛盾的表情告訴我，在這株榴樹下，小林一定有一段悽楚或美麗的故事。

我懊悔我剛才的舉動，至少認爲自己已經做了一件怪殘忍的事，我把小林牽進了痛苦的回憶裏。

小林——這個染上了憂鬱的孩子，茫茫的站在那株榴樹下，似乎在尋找着去年的失落了的舊夢。

去年的舊夢可以尋找，舊夢裏的人物，難道不能在自己的回憶裏映現。

去年，也是五月的季節裏，在這株榴樹下，小林和凱藍小姐正串演着一幕怪羅曼諦克的戲劇。凱藍是一個天真的孩子，所以小林給予凱藍的也是一片純天真的愛情。可是，凱藍有一股很嚴肅的前進思想，她配用着等量的理智和情感。而小林呢，理智一直做了情感的俘虜！

有一天，小林的臉上堆滿了笑輕輕的對凱藍說：「藍！我怕再擠進外面亂糟糟的人堆子，我們這一方小天地是多麼的可愛！永遠看見天真和愛的影子！」

凱藍聽見了小林的話，似乎要糾正他的錯誤：「這樣說法，你是一個十足的自私主義者，爲什麼祇希望我們這一方小天地中永遠看見天真和愛的影子，我們應當把我們這一份熱情貢獻給大家，貢獻給小我以外的人羣！」

「這是你的高調，一般青年人都犯上了這個毛病。祇會喊，不會行，祇是幻想，不能兌現。」小林對凱藍的一片話語迎面來了一個譏諷。

「等着吧，我將來會用鐵一般的事實表現給你看的，縱然自己的力量薄弱，不能改變社會的顏色。可是，我堅決的站在爲人羣服務的崗位上努力的爭取！」

他們在許多方面的觀點雖然不同，但是，他們並不因觀點的不同，而沖淡了濃厚的愛情！

就在榴花片片凋落的幾個日子裏，凱藍決定離開這兒，她要到遙遠的一個新的環境裏循着自己的目標忠實的爲人羣工作。

臨行前，留了一張紙條給小林：「親愛的林哥：人與人之間應當互助，我希望你拋棄自己的私觀念。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才是崇高的愛。我是「博愛」的信徒，同時，我也要第一個做「博愛」的實踐者。

橋

橋，她永遠是這末沉默；然而她有熾熱的心意。她駝負了人的困難。

無論是獨木橋，是石橋，是鋼骨水泥的鐵橋；狹的或闊的；然而這也僅是觀瞻上的不同，她們忠

者。

凱藍×月×日

凱藍小姐走了，走了已有整整的一年。我看見小林的臉上再度泛起了一片憂鬱的暗影的時候，我就不禁要低低的勸慰他：「人生本來是一幕戲，何必很傻的演得那麼認真，你這樣的憂鬱下去，不但損壞了自己的身體，而且你自己的青春，事業，也爲什麼如此甘心的讓它無代價的葬送？況且凱藍小姐的思想是正確的，你應當毫不猶豫的朝她指示你的目標去努力！」

小林聽完了我的話，又抬頭看看那株榴樹上紅艷的朵朵，晶瑩的淚光中已漾出一絲興奮的笑影。那一絲笑影裏，已找不到一點兒傷感，痕跡了。

凌 蕭

誠的服務的赤心却是相同的。

你或者並沒有會遭遇到這種困難。不過你的一生中總有過一個時間是用腳踏過一座橋的！——你這時會否假想一下：假使沒有這一座橋呵！……

你悵望着泓江水，你將要怎樣呢？

像一個飢餓而不得食的孩子，像一個迷失了美麗憧憬的失望者；你將要停止你活躍的脚步，你只能歎望着彼岸，心裏將要掀起怎樣一番懊惱的感覺呵！

彼岸，彼岸，橋駝負起了人的困難。她賜予了飢餓孩子的飽餐，她給失望者的憧憬中重又勻添了美麗而鮮艷的色彩。

橋永遠是這樣沉默，雖然她擔負的工作是熱鬧的。她用希望而冷靜的眼觀望着南來的人北去了，

最後的微笑

我永遠記得一個微笑，一個最後的微笑。我也記得這微笑的承受者祇有我，因此這微笑的印象是給我超乎一切的深。我感到我一生中祇有得到這樣一次虔誠的微笑，這微笑的虔誠，也許是世界上最會有的。但是這微笑是悲哀的，它所表現的一件事，是一個少女的深怨的悲劇。

這悲劇的主人翁，是一個年輕的外國女郎，我

北來的人又南去了。她會輕撫粗壯的以及柔嫩的腳迹，也曾傾聽過匆亂的以及緩慢的足音，她更曾巴望過幾多幼嫩的腳在她上面茁壯了。

人世的滄桑在橋的眼邊隱變着。砲火中，她們之中的若干生命或者因之被崩裂了；爲了掩護一隊壯碩的衛國健兒，爲了駝負了若干人羣的生命的險難。然而她們的同類還是這末沉默。

橋，她永遠是這末沉默；然而她有熾熱的心意，她駝負了人們的困難。

成甫

不知道她的國籍，但是我知道她一定是歐洲人，英吉利，法蘭西，挪威，瑞典，波蘭……總之，她是不脫這些國度里的一個。這個外國女郎的美麗，正和她的名字——黛莎——一樣，有着高度的吸引人的力量，不過我這里不想描寫她怎樣的嫵娜多姿，我祇想記述起當我在一個南極的島國的時候所遇見的一件難忘的往事。

當和平神帶來了第一個春天的時候，這曾經沉淪了數年的南極的島國，已經把過去人間地獄型的生活的痕跡和污辱，漸漸的沖淡了。勝利的舞蹈和歌聲，掀起了整個島上的忠厚的黃黑色人類無盡止的長期的微笑。老人，青年，女人，孩子，每天狂歡在春天的街上，他們擁抱，接吻，歌唱，整個大地成了他們夢境一樣美麗的人世間的樂園和搖籃！

就在這樣興奮情緒中的一天晚上，華燈初上，南極海的涼爽的晚風，飄掠全島，使人們的生活感到更愉快了。我們得到了晚報上的啓事的邀請，去參加一個軍人宴會，那地方是一所建築極雄偉而具有充分的古典美的島民俱樂部大廈，我們到了那裏，許多人已在和着音樂的節奏，在這金宮里婆娑起舞。我欣賞着這富麗堂皇的場面，把整個靈魂沐浴在享受里，我用新奇的眼光，懷抱着一列輝煌動容的色彩，和那足以逗人的迷戀的空氣。我整個兒的心，默默地調和在和諧的愛的旋律里。因此對我發生興趣的，並不是婆娑的舞蹈，而是音樂師們的悠揚的樂曲，和少女們嘹亮的清麗的歌聲。我注意着那麥克風前的一個一個女歌唱家們，其中印象給

我最深刻的就是黛莎——是從一個報告節目的人的口中介紹出來而使我知道她的名字。這位也是從外國僑居到這里來的外國姑娘，她在燈光下第一介紹給人的是一對美好的充分洋溢着碧藍色的大眼睛，戀愛底地向四座晃動，似乎含着無限的情感的光芒，僅是這一點，便在座的人頓時譁然了。至於當她那鮮紅的櫻唇在張起時從白玉般的齒縫中飄揚出來的動聽的歌聲，則更是攝取了整個與會者的神志。

從報告節目者的數次的介紹中，我們知道黛莎姑娘不僅是歌手中的佼佼者，而且是本城的一位挺出色的閨閣名媛。然而想不到她僅是爲了出席這次應酬——同時也可以說是慰勞的宴會里，就這樣地把青春的生命誤送在一杯酒——一杯法國名酒白蘭地上。

酗酒的重登少尉，不，一個屠手，一個蠢材！他和他的幾個朋友，緊緊的包圍住黛莎，他以一種強迫性的興奮，握着一杯白蘭地酒，啊——多可怕的白蘭地酒！湊近黛莎的嘴唇，使誰也不能再擺脫的叫她喝下去，任憑她怎樣在喊生平沒有嘗過酒的味兒，他們也不能饒恕她，他們以瘋狂的態度，終

於在黛莎的口中灌下了她生命中第一杯酒——這多可怕的第一杯酒啊！

立刻，陣陣的紅暈，陣陣的醉笑，都一齊泛溢在黛莎的臉頰上了。她雖然是醉得那麼美麗，那麼可愛；然而人們絕對不會想到那就是悲劇的預示——

我突然看見雷登少尉失常態的笑着，從袋里摸出一枝銀色的四寸小手鎗，遞在黛莎的手裏，這情景使我的神經緊張了，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我急遽的奔過去，要想一把奪下黛莎手中的東西，不料幾個傢伙擁上來狂笑着把我抱住了。我這時憤怒到透頂了，我高喊着：我要求雷登少尉不能給喝醉了酒的人玩手鎗，我要他們快把黛莎手中的傢伙奪下來，然而，確——那分明是死魔的喪鐘，我不敢想了，全屋子的人譁然了——啊，肚皮裏！肚皮裏！我真慌了，我用全力擺脫了幾個傢伙，立刻擠進人堆

童年的夢

張意

裏，我小心的攙起黛莎，讓她偎倚在我膝腰上。我看見她瞪着兩隻醉醺醺的晶瑩的大眼睛，在同四週晃動，她也看着她肚子上的傷處，鮮紅的血在汨汨的湧出來，她無聲息了，她像一只軟癱了的綿羊，她的身體縮緊着，抽搐着，活潑的呼吸慢慢的微弱了。她突然流下兩滴眼淚，濡濕了胸口的紗衣，那是黛莎最悲哀慘痛的眼淚了吧！最後她終於給了我一個虔誠的微笑，一句虔誠的感激的聲音——謝謝你。她的生命就這樣完了，一個青春的活潑的少女，就這樣死了。

這是一幕使我難忘的死，一個難忘的人，一個難忘的最後的微笑——一個最美麗的外國少女給我的最虔誠的微笑，也是一件當我流浪在一個南極的島國的時候所遇見的永遠難忘的往事。

狹小的屋子是墨墨的一片，月光靜靜地從窗外進來，照着他的臉，小意，翻了一個身，磨着他那

小小的牙齒，就又睡着了。

他是在夢中，他的夢永遠是荒涼，寂寞而狹窄

的；多少還有點兒害怕。他常常夢到白雲在他頭上飛，有時還圍住了他，直圍得透不過氣來，還夢到過一個蜻蜓掛在蛛網上，蛛網是張在黑洞洞的角落裏，掙扎，掙扎……。

有一次，夢到了在那對窗的荷花池邊，微風吹着，蝴蝶在飛，天是晴的，空氣發散從野草裏蒸騰出來的甜味。四周都是綠色，綠得那麼新鮮，明淨，油光光的，綠得像要冒烟了。忽然，一切都不見了，全體就像跌入了無邊無際的深淵，黑暗，氣悶，他全身都出了汗，眼裏冒着金色火花，張着嘴，幾乎像斷氣似的可怕的攤在那裏了，好夢是不久的。過後，他暗暗地流淚了。

永久是那樣的，一個夢連接着一個夢，雖然他不希望，不願意再做了，可是就非做不可，就像他白天坐在窗口一樣，雖然不願意，不希望再坐了，可是不能出去，就非得坐在那裏不可。

窗的對面，就是一個小小的池塘，塘裏種着些荷花，春天，周圍都長起了綠草，毛烘烘的厚敦敦的，飽滿得像吸足了水的海棉，當暖和的春風吹來時，那些草梢也會跟着風捲動，風從東邊吹來，它

就一齊向西低頭，一會兒順着風勢又向東倒，油光光的，綠森森的，裏面夾着些疏疏落落的藍色，淡紅色的小花，看來就簡直像頂在青草頭上的樣兒。

這孩子想：若伸過手去摸摸多好呢！

這孩子希望：走近那邊去瞧瞧多好呢！

雖然，這希望並不十分清楚，而是下意識的希望。但是，他知道，他一步都不能離開這兒，他一推開門出去，鄰家的孩子就會打他，他很瘦弱，蒼白，永遠就像大病剛愈的樣子，他明確地知道自己，無論如何是打不過別人的，於是只有像一匹小貓似的，靜穆，安閑，但多少帶些無聊的坐着，欣賞着前面的一切景物，一面漂渺又朦朧的幻想着，希望着，有一天，自己一個人，偷偷地去玩一次，或者自己也強大起來。這樣一直坐到黃昏。有一次，竟睡着了，從那不十分寬大的窗台上滾了下來。他沒有感到痛，也沒有害怕，只用手背揉一揉眼睛，然後看看四周，剛才，真的是一個夢呢，自己始終在屋子裏邊，而不像夢那樣，悠閑地溜蕩在藍色的天空下，荷花池邊。於是，他覺到落到了無底的空虛中，冷清的，灰色的，伸出手去似乎什麼也觸不到，

眼睛看去似乎什麼也看不到。空虛困擾着他，他又回到窗邊上坐着，把背脊緊緊的靠住了牆，一直靠到背脊微微的發痛，這樣，他感到了異樣的困倦。

小慧，天天的望着荷花池，夏來了，池裏的花開了，東一朵，西一朵，紅紅白白的相映，分外的美麗，但是，可憐的小慧始終只有在窗口上望望，從來也沒有走近去細看過，只是把想像誇大了，誘惑着自己，想着那邊，什麼都有，蝴蝶，蜻蜓，大蚱蜢……蟲子們全唱着歌，灰色的小麻雀一跳一跳地，草和花們，就像孩子們聽了故事的樣子，不住的點着頭……。

雖然，他朦朧的希望去看一次。不去也罷，可是總覺得去看一次好一點兒。

他想：就是一次，那怕一次也好啊！

那孩子說：「爺爺領我去看看那大荷花，咱們去拔些柔柔的草來吧……。」他說完了就靠着爺爺的腿，輕輕地搖着，用眼睛望着爺爺白色的鬍子。爺爺總是整天昏頭昏腦的抽烟，水烟筒咕嚕嚕地響，但是並沒有理他，空虛和悲哀馬上襲擊了他，他感到似乎非去看看不可，而自己又不敢去看，爺爺

不帶他去看的話似乎看不成了。他閉着眼，眼淚像要從眼角流下來，鼻子酸溜溜的。可是他心裏馬上起了一種憎惡那荷花池的感覺：荷花池有什麼看頭，哼！一點也不想去看！於是，他將要溢出的眼淚，總算被自己欺騙着沒有流下。

可是，他雖然欺騙着自己，仍然朦朧的希望去看一看，看一看多好啊！

夜，開始偷偷地到來，爺爺的烟筒就那麼在暗中閃着光，他離開了爺爺，自己一個人寂寞地爬上小牀，睡了。

半夜裏從荒涼的夢中醒來，月光靜靜地撫着他的臉，除了爺爺的鼾聲外，四周靜寂得很，彷彿一切全安靜地睡着了。他偷偷地起來，披上了衣服，默默地望着窗外：啊……多美喲！純白色的月光照在荷花池上，就像極薄極薄的給鍍上了一層銀，寬大的荷葉展開着，露珠就在上面滾動，像珍珠，又像打翻了的水銀。四周的草，被風吹着軟軟地響，其間夾着一些小蟲們喃喃的叫聲。遠處是一片黑色的背景，更襯托出這銀白色荷花池的動人來。他呆住了，朦朧的希望開始在心中復活，開始在內心淨

清起來，是的，他必須達到這個希望，他想：這晚上可沒有鄰家的孤子來打人了！於是他輕輕地開了門，向那池邊奔去。

夜景的色迷戀了他。風輕輕地拂着他的臉。池面異常地平靜，像鏡子一樣，他在池邊坐了下來。野草濃厚甜蜜的氣息在周圍發散。他用腳輕輕地打着水，引起了一圈圈的波紋，直蕩開來，漸漸地消滅。他微笑了，這孤寂的，沒有父母的孩子，第一次發出從心底裏出來的微笑了。

他正快樂自在的時候時，一種輕輕又甜蜜的聲音，不住地傳到耳膜裏來，那是一種有說不出好聽的音樂，縹緲渺渺地使人聽了欲仙。他瞧瞧四周，一點也想不出這音樂是那兒來的，這音樂陶醉着他。他四面仔細察看的結果，忽然發現了音樂的來源，那是在池中心，荷花最密的地方發出來的，忽斷

秋夜斷想

現在已經是秋夜了，秋夜自有它一種特殊的情調——在溫靜之中帶着一點春夜的嫵媚，冷落之內

〔散文〕秋夜斷想

忽續。他俯身水面細看，同時發現了池中的荷花，彷彿都在向他招手，尤其是一朵頂大的，粉紅的大荷花，還向他笑嘻嘻的咧着嘴。他躊躇了一會兒，就很決然地向池中心走去。眼前突然亮了起來，他又微微地笑了，音樂在耳中更近更好聽地響着……

雞是報曉了。

荷花池的小蟲子們還唧唧地叫着……間有青蛙叫了一陣。露水閃着光，小蕙最喜歡的蚱蜢在荷葉上跳。

小蕙朦朧的希望被完成了，以後誰也不會再欺負他。

但是，荷花池的對面的窗口，却現着一個白鬍子的老頭，托着烟袋，臉上充滿着驚訝的神情在發怔。

那就是小蕙的祖父。

石耶

又含有一點夏夜的煩惱。它可以使人深長的思索，但因為距離熱天究竟相去不遠，也會得叫人起無端

的悵惘。更何況此刻一室之內，除了自己，寂寞無人，既沒有朋友會跑來談天，又無心情去看什麼書，於是，在呆望了一下電燈之後，便點燃一根香烟，在烟影的繚繞之中，拿起筆來，寫了下面幾則斷想。

× × ×
據說，現在是玻璃世界了，從玻璃皮鞋起一直到玻璃雨衣，都已應有盡有了，將來大概也會得有玻璃傢具玻璃房屋的罷，但如果人的心一朝也能用些方法使它玻璃化起來，那才更有意思。因為人與人之間，心是最難溝通的東西，也是最難摸索的東西。一旦大家能以坦白的心胸換取彼此的誠意，不必探究，不必掩藏，不必猜疑，更不必欺瞞，一齊生活於融洽赤露之中，那時候爭端既息，煩惱盡除，纔是人間樂園出現在地上的時候罷。

× × ×
最近又忽然喝起甜而苦的燒酒來。有人問我可
是以酒澆愁，我報以苦笑，點頭稱是，但又說不是我所澆的，是自身的空虛。

你說人生不是空虛的嗎？我不知道，我祇知以

濃烈的白乾灌澆我自己荒涼的心田。愛是煩惱，財屬貪念，祇有酒纔是知己。它能使我神經麻木，忘記過去，忘去現在，更忘記將來。

× × ×
人生的確是「難得幾回醉」的，要是能够喝得陶然醉去，或者渾然如泥，什麼也不曉得了，那自然是最好的事，可惜我常常不能。但一點朦朧的酒意也就够了，它可令我高興一個半個鐘頭，驅逐那陰冷的心之昏暗。

× × ×
世界上唯有友情最爲可貴，我曾經譬之爲珍珠，粒粒都可保藏。它沒有親情那樣勉強造作，也沒有師生之情那麼的莊嚴。它彷彿如行雲流水，到處無情，又可到處有情，等到兩人相處既久，一旦情結誼生，那時候你才覺得，若有一樣溫煦微暖的東西，流注到你心中去了，因爲真正的友情，就是真誠的關懷。一個人既然不過是活於別一人的記憶之中，那末人生除了關懷繫念，又有什麼呢？

我平日頗愛慕一班闖蕩江湖上的所謂「風塵義士」，他們推重友誼，他們急義勇爲，他們從不失信，他們爲了崇高的友情，可以赴湯蹈火，捨生忘

死。

據王爾德說，男女之間，並不存在友情。他意思好像是說，兩性間的走廊，祇是一條愛的道路，無論是淡漠的愛也罷，濃烈的愛也罷，總之脫不了愛之範疇。其實真正的友情又何嘗不是愛？真正的愛又何嘗不是一種超越的友之精神？兩者祇是一物的兩面，施用於不同的兩性，穿過這兩面的，是一顆熱烈的，蓬勃的心。

唯真正的友與愛，才會超越世俗的障礙，突破人情的籐葛，向着人間和諧美滿的理想境地，攜手同進。

當然，友情是一道彩虹，又何可強求？蓋其根基是建築在相互澈底的了解和諒解上面——所謂精神的共鳴。

× × ×

人能够真正自由嗎？就他自身一人來講，先就難以自由，不要說其他方面種種的限制了。

你霎時情緒的衝動，想叫你往前走，但你那難以慰撫的理智又叫你後退，結果將弄得你徘徊躊躇，進退兩難，最後唯有嗒然坐在路旁，呆看着前面

〔散文〕 秋夜斷想

伸展向無窮的大道，引領想望，却又滯留不進。

人性又偏偏是拗執的多。明明是願意的，偏又表示不願意，明明是不願意的，偏又勉強的透露願意的意思，這其間的情形自然祇有他自己一個人知道。然而神情的流露，舉止的表現，又在在可以看出他對此正作着內心的交戰。當然，他不一定承認這是痛苦。然而劇烈的痛苦，不算痛，輕微延長的痛苦，那纔是真正的痛。

有許多人，本來是可以快樂幸福的，但他在人生的小徑上，不採濃香的花朵，偏揀有刺的玫瑰，寧願不要一束熱情，却要滿籃荆棘。

多少自性的一味偏執倔強，誤了大事。又誤了多少自己，多少別人？所以在謀取社會的自由同時，每一個人還須求得他一己本身內部的自由與解放罷。

可是，人的內心，往往是有時陰暗，有時明朗，陰暗的時候較多，明朗的時候較少，人亦正難於了解自己。要達到自身的和諧，情智的平衡，怕正同保留一個美麗而飄渺的夢一樣的難吧？

五一

兩個日子

許玉麟

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晚上，斷續的砲聲響着，我和父親行裏的吳先生從虹鎮逃出來，沿途經公平路，岳州路，嘉興路，中虹橋，每條馬路都是逃難的人，帶着鋪蓋，箱子和包袱絡繹不絕，路上巡捕和商團團員在嚴密地戒備着。過了外白渡橋，總算離開了危險地區，許多逃難的同胞便坐在人行道旁休息。那天晚上，我們宿在舊法租界的國泰旅館裏，父親行裏的幾位職員無聊地打牌着解愁，我一個入躺在床上睡不着，擔心在虹鎮的母親弟妹和虹口的父親的安全。這一夜，砲聲和機關槍怒吼了整整的一夜。

十四日早晨，天下着微雨，父親行裏的職員都要回到虹口去，雖然他們叫我留在旅館裏不要到虹口去，但是我掛念着父親母親跟弟妹的安全，所以終於跟吳先生再坐人力車到了虹口去。那時槍砲聲更密集了，沿途逃難的人更顯得緊張和擁擠。到了父親的酒行裏，見母親和祿弟英妹等也已由虹鎮逃

了出來，父親正和行裏的同事們商議着緊急措置，但是人多意見雜，有的主張全部同事立即離開虹口，有的主張先撤離低級職員，高級職員暫時留守。正在討論得沒有結果的時候，突聞飛機聲由高空急降，頓時轟然巨響，接着是一陣密集的高射砲和機關槍聲，這是我國空軍首次出動轟炸停泊在公和祥碼頭附近的日本出雲旗艦。我父親的酒行是鄰近公和祥碼頭的，那時高射砲彈和飛機上掃射下來的機關槍彈很多落在我們的屋頂上，情形相當危險，到這時候父親方正式決定全體同事分組出發，離開虹口。我仍舊和吳先生一同逃。那時路上的逃難同胞大哭小喊，沿路有很多逃難者所拋棄了的箱籠和雜物，也有不少商店要緊逃命而沒有關上店門的，秩序已混亂到極點。逃到外虹橋，逃難的人已把橋上擠塞了，一輛電車被擠在人羣中不能動彈。這時有幾個有錢的逃避者，手中拿了紅綠的鈔票，分發給前面的逃難人，要求他們讓自己先逃過去；又有

幾個婦人和小孩被擠倒在橋上，可是這時逃難的人祇顧逃自己的命要緊，什麼都顧不得，就在被擠倒在橋上的同胞身上踏了過去。顯然，這幾個不幸的婦人和小孩也許是要給大家踏死的，幸虧吳先生總算把我抱着，擠在雜亂的人叢中闖過了外虹橋，吳先生的草帽因此軋得落掉，長衫也給人家拉破了，然而能够安全地逃過外虹橋已經算是幸運的了。逃過了外白渡橋，我們驚懼的心才稍安定一下。這時我飛將軍又在黃浦江中敵艦隊的上空盤旋着，炸彈在日本兵艦的週圍落下，激起了很大的水花，敵艦的高射砲在緊密的亂放着，我和吳先生沿着外灘走去，見某報館的大門前正貼着「我空軍首次出動轟炸敵艦」的號外。

到國泰旅館將近三點鐘了，我剛要向床上躺下去休息，突然又聞轟然一聲，這是大世界門前的炸彈爆發了。二十分鐘之後，我又拉着吳先生到大世界門前去看炸後的慘劇，這時路上鮮紅的血在流着，離開大世界不遠的一家飯店門前停着一輛大卡車，車上滿堆着沒有頭沒有手足或半個身體的屍體，救護人員還忙着將受傷的同胞抬上救護車去。那天

晚上我在牀上一夜沒有睡着，這幅悲慘的鏡頭老是在我雜亂的腦海裏浮現着。

× × ×

三十五年八月十六日，日本天皇宣佈向聯合國投降的消息傳佈到東北的一座大煤山上。過去在這座大煤山上生活着的人是很難獲得外界音訊的，這次守護煤山的日本警備隊雖然嚴密的保守着這個消息，然而一個中國的伙夫却首先知道了這個驚人的消息，不一會煤山上五百多個在上海，漢口，天津等地被強迫招來的中國礦工都知道了這件事。過去他們在日本警備隊的拳打足踢下在礦穴裏操着奴隸式的工作，沒有完備的衣服，更沒有够飽的食糧，他們在日本人的壓迫下，生活還比不上牢獄中的囚犯，今天意外的消息使他們的熱血沸騰起來，刺激了他們創痛的心靈，在這裏受苦最長久的李班長站在炎陽下的五百多位同志悲痛激昂地高聲演說着：「各位同志：現在日本鬼子已經向聯合國乞降，我們的祖國已經達到最後勝利，我們同胞給日本人壓迫了十四年，今天已經到了我們清算的日子！我們要向殘酷的敵人清算十四年來的血債，更要報復過

去我們長時期被壓迫的奴隸工作和非人道生活」，接着是一陣震動山谷的掌聲。

那時煤山下的日本警備隊小田隊長已經知道中國礦工集合山頂準備暴動的消息，平日專事毒打礦工的小田隊長這時竟還想做等待命令和維持秩序的美夢，他帶了十多個日兵，荷槍實彈想上煤山去驅散集合着的礦工，當小田和鬼子兵爬到山腰時，山頂上的大石塊，鐵板和毀壞了的機械如雨點般向鬼子兵的頭上打下來，立即有六七個鬼子兵由山腰裏滾到山脚下的大河裏去，激起了很高的浪花，小田見勢不對，就和僅存的六個鬼子兵趕緊逃下山坡去，山頂上的石塊和鐵板依然不斷地拋下來，落在山

放河燈

從前鄉居的時候，每年在廢曆七月裏，總有一次放河燈的豪舉，可是，近幾年來，兵荒馬亂，天災人禍，相繼而起，人民生活，艱難萬分，那裏還有閒錢來做這種閒事？

放河燈，據說是超度水鬼的善事，費用往往由

脚下的大河裏不斷地激起水花來。

兩小時後，山頂上拋下來的東西漸漸停止了。小田隊長就請一個中國的翻譯從後山爬上去向五百多個礦工乞降，並且答應立即改善工友們的糧食和三天內發清歷年積欠下來的工資。當李班長大聲向同志們宣佈小田乞降的時候山頂又起了一陣熱烈掌聲，接着一齊高聲唱起來：天亮了！敵人已經向我們投降，祖國已達到最後勝利，我們要向鬼子清算十四年來的血債，我們要呼吸祖國的自由空氣，我們要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新生的中國！」這時山坡下日本警備隊的小田隊長正遵照中國翻譯傳達的礦工命令，在灰色的屋頂上升起一面雪白的降旗來。

靜波

幾個巨富捐出來，有時是地方上公攤。

放河燈最主要的當然是河燈，那是用紅紙剪糊成的四瓣紙花，再切許多二寸見方的冬瓜片，每片上釘竹篾一根轉穿過花心，插上特製的小蠟燭，便可輕盈地隨波流去了。有者也有用蛤蜊殼注豆油，

置紙花於上面，裏面用燈草點着，那比較簡便，但是容易傾翻，並且不十分明亮。

河燈每年要放五六里長，所以紙花足足載滿四五船。

到得放河燈的日子，先要請和尚登台作法，唱上半天一迴豬羅普米呀吽唵，呀吽……一類的梵唄，再敲上一陣鼓，就可以使陰間的餓鬼超度了。

晚上，天已暗下來的時候，放河燈開始了。最大的一隻船在前面，船頭上，是用竹片紮成的鬼王頭，身高七尺，頭大如斗，二隻眼睛是二盞汽油燈，雪亮的光，可以照上幾里路，鬼王頭身旁，還有着兩個小鬼。船艙纏彩布作棚，裏面燈燭輝煌，坐着和尚十餘人，一邊放焰口，一邊奏簫鼓。後面跟着一船唸佛婆，都是年約五六十歲的老太太，點上香，唸着佛，倒像是個佛堂。再後面就是一連串的跟着四五隻放河燈的小船，船是狹長的，船上共十多個人，除三個搖櫓的是漢子外，放河燈的却全是未出嫁的少女。爲什麼要用少女放河燈，却是不得而知。

放河燈的船，由前溪到後溪，由這村到那村，

熱鬧非凡。沿岸觀衆，肩摩踵接，擁擠不堪，而一般小孩子，尤爲高興，跑着跳着，嚷着叫着，一會兒這裏，一會兒那邊，跟隨着船，寸步不離。老人們也興趣地扶杖而出，堆着笑臉，對身旁的小伙子誇耀着昔日放河燈的盛況。少女們打扮一新，三五成羣在人叢裏招搖而過，少男們隨着少女，東跑西竄。

河燈的主要者爲頭燈，頭燈比普通河燈要大數倍，用細篾編製，特別精緻，四圍重疊地裝飾着深紅的紙荷花瓣，裏面插着一枝大蠟燭，底是用木塊做的。聽說那座頭燈，鬼搶得就可投生，而榮獲那頭燈者，必是聰明伶俐之鬼。要是那燈被人搶得，則必生窮酸佳兒。

每當小燈放完，這唯一的頭燈才飄飄地蕩漾在水面，隨波逐浪而流去時，一班鄉民，都划着小船追蹤而去，紛紛競取，即使失足落水，亦不肯相讓。一盞紙燈，竟成爲人鬼互爭之物。

放河燈最好是無風的星夜，天上沒有雲，繁星眨着鬼眼，水面平靜如鏡，看着無數盞蕩漾的燈影，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跳躍着，映着碧綠的水面

，映着微亮的藍天，映着河畔的青草，映着籬邊的茅屋，更映着孩子的笑靨，少女的新衣。水在緩緩地流，燈也在緩緩地蕩，照着水，水又連着光，長長的一條，曲曲折折的蜿蜒着。燈光忽明忽暗，映着天空裏的星星，好像在私語。搖曳了虛空的甜夢，撫弄着遊魂的柔影，靜靜地，交織成一片詩意，多神祕，多美麗，七月之夜！

今年，鄉間傳來的消息，七月裏，又預備放河

夢裏的花朵

——一個情緒的研究——

朋友，你錯了，同時你也誤會了。我不會向你提出什麼要求，我祇是在一個落寞的時光，在一種枯寂的心境下，對你抒說了一番我的淒苦的情緒罷了，此外，我沒有多說什麼。我記得那正是室內漸漸陰暗下來的黃昏時候，一天工作之後，精神有些疲乏了，但神經却還有些緊張，而且心頭忽然無端有種悸動來襲。是那樣的時侯，我才拿起筆來，寫了那麼幾句。我明知道這或許將引起別種的誤解，

燈了。記着，九年了離別家鄉，算不了長，但也不是短促吧！九年來未曾見到家鄉的河燈，未知今年的河燈，比了往昔是明亮抑是暗淡，是熱鬧抑是冷落。跟隨着船奔跑的小孩子，應該是我的姪輩了，扶杖向觀的老人，已不是幼時的長輩。

現在，回想起昔日放河燈的情況，心中不由感到一陣追思的欣歡。

石耶

所以先在前面趕緊聲明，然而由於自己一時的軟弱，我終於貿然向你送遞那樣沒來由的話，畢竟也是錯了。而且是，怪不得你，是我自己先錯，誤會了別人的微笑的意義，然後纔會引起你的錯誤和誤解來，於是才成爲現在這樣子情緒錯綜的局面。那情形好像是：一隻脆弱的船，突被天際無端起來的疾風，吹向一塊岩石，因爲沒有防備，幾乎把那隻船撞得一個粉碎，但同時，那塊岩石自身却也因此起

了些微的動搖。

現在不就是這樣情形嗎？究竟是我錯還是你錯呢？澈底講來，你我都並沒有錯，錯的是彼此起落複雜的情緒。從情緒的錯綜糾纏裏，纔彼此成爲驀然陌生的人。

人，本來是個奇怪的東西，起初竭力想互相吸引，中途忽用力裝成一種淡漠，最後則惟恐彼此遠避不惶。雙方面究竟是爲了什麼，我不大清楚，恐怕你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彼此無非在做着情感的把戲，帶着傷感的色彩，又似乎含有悲涼的意味。

然則我當真在什麼地方傷害了你嗎？仔細思量又並無實在的證據。我不過述說了一些情懷，說到自己神經的衰弱，身心的疲憊，說到須要一個友人來互相談談，當然說得未免有些情感的氣氛，於是你就害怕，你便警覺，你高豎起一面牌子，嚴正的表示了你的態度，來抵擋這股情感的水流；於是本來向前傾注而非洶湧的水潮，不得不激起了浪花向四處飛散，同時其主流也急忙地往後撤退了，爲的是它受到堵塞，它感到了出乎意外的阻力。它也驚

訝，它也恐懼，它經過一度混亂之後，也漸漸地消沉下去了，雖然在似乎平靜的水面上，還不時起着微波，冒上細小的泡沫。

你呢，忘記了也會經流露過什麼，散發過像春天的芳香那樣的氣息，深溝高壘，堅守着你防衛的戒備，顯示一種森然的嚴冷，使得連小小情感的細沫都無法飛越。事情好像是個樣子，但事情就那樣結束了嗎，又好像不是。因爲人的情感和理智總是永遠衝突的矛盾的，而現在情形又是那麼可笑地輕微，於是一方面便紆迴沉潛，暗中摸索；另一方面，則灰暗的熱情遮蓋在貌似冷漠之下；有時突然眼角飛飄，在那裏面又似乎隱藏着一抹幽恨。我曾在一個集會上，聽見你神經質的笑聲；我又在另一個場合裏，見到你臉色的焦黃。一若有某種的思索正深深苦惱着你。

我究會給你寫了些什麼呢？此刻已有些茫然，好像記得寫過這樣的話：「夜裏，我採着夢裏的花朵；白天，我撫弄那用心的長絲所織成的五彩錦繡的畫幅。」並記得「池子久經乾枯了，連春風也難吹皺，忽然，下有湧泉出現，泉水汨汨流來，於是

它就滿溢了出來」的話。但是，水流過沙地，隱沒無蹤，你始終不會答復過我。

你永遠緘默神秘，陰鬱淡漠。我懷疑是否遇見過你，或者，彼此從頭就沒有相識過也很難說。全部祇是一個幻想，一個幻想的馳逐。在某一次的车子上；在一次躲雨的屋檐下，我遇到的或者是個幻

晚景與晨光

石 碁

一、父親

五年前的一個春天，我偶有機會回到故鄉，剛踏進家門，最先看見了父親，多年不見，他蒼老得像一棵僵僵的老樹，頭上是結滿霜花般的白髮，兩頰皺摺痙縮了，終生對困苦掙扎，耗盡了他的精力血汗，撫育這羣衆多的兒孫，而今時間溜去，枝葉新芽都已在生長，可是父親已蒼凋枯弱了，我上前叫他，他只是用隱沉沉的聲音應着，用眼睛注視他這久離膝前的孩子。

居家二月，母親常愛和我在燈下長談，她細數着家的變故；她告訴我父親近年來常常臥病的經過

影，怕連我自身也是一個幻影。

你的樣子，我已經模糊，僅約略記得你的聲音，猶如春日晴空裏的銀鈴那樣，聽起來很清脆甜潤，現在呢，便是這聲音也如秋夜的鐘聲，飄遠，消散。或許，這是因為熾熱悶鬱的夏天已經過去，涼冷黯淡的秋天已經來了的緣故罷……

，曾有兩次幾瀕不起，然而我在離家的時間裏，父親給我的信，從未提過患病的訊息，惟恐我在外感觸不安；家裏的人也都沒有告訴過我。每當夜裏母親和我長談，她常常在暗泣而終斷了談話，耳邊也常聽見父親在臥室裏的咳嗽聲，像這樣的長夜漫漫，我說不出心裏所感，呆伴着母親。

父親雖年高體弱，但是他仍工作不輟，往往夜已深也不去睡，他不接受我們勸請休息的要求。當他工作過於累時，自己靜下來吸着煙，略憩一會兒後，又默默地繼續做他的事。在他的心裏，只有一個希望，便是決意從苦境裏挽起這破碎的家，從沒

有怨尤，也不歎息。

二個月後，我又匆匆離家遠行，母親送我到車站，她哀鬱地對我說：「當你再回來時，你已不能再見父親了。」言後泣下，我茫然坐進汽車的座位，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能回家去，我沒有說話，難壓抑的淚，沾濕我的眼眶。車開了，飛塵掩沒了後面的一切，我再看不見什麼，但是，母親的淚，和被壓在重重的生活擔子下的父親，我怎麼能够忘記呢！

今年的春天，已經是我離家後的第五個春天了，去年秋天勝利後不久，家鄉已是劫後殘墟；我突在這時接到一封家書，知道父親已死於我離家後第四年歲末，我沒有萌過回家的思念，而父親永別已一年多了！母親的話，重響在我的耳邊，求生的苦鬥把父親裁倒了，終天之恨，草木之悲，我怎能盡訴念父親的銜哀！

二、小權

有一年夏天，我返二哥的家去度假，我剛剛坐下和哥談着，同屋的張嫂，笑嘻嘻的匆匆抱着一個小孩子，放在我的膝上，舉起孩子的小手，摸我

的臉說：「小叔叔抱！」張嫂說了便走開去。孩子圓亮亮的眸子望着我，我舉起他吻他的臉，他望着我這陌生的人，要掙脫我的手，哭起來了，哥把他接過去，他的眼睛還驚異地盯着我。這時較大的衛姪，跑到我的身邊，指着這孩子說：「她是小權妹，媽叫她竹權的，我不高興，只叫她小權，小權。」我才知道一年前，我又添了一個姪女了。

住在哥的家裏，我常常和嫂與三個姪兒跑到離城不遠的園子裏去，嫂抱着小權；晚飯後我們便似結隊般到城邊散步，小權對我漸漸消除陌生感了，接受我抱她，願意和我在一起，因為家裏的姪兒，三個都是哥哥，只有她是妹妹，所以大家都格外的愛她。

小權是圓圓的臉兒，鼻子長得那麼端正，小嘴唇長得那般美麗紅嫩，眸子裏充滿靈慧的光彩；她很少哭鬧，好像老早就懂得閨秀的嫻淑一般，嫂常對其他的姪兒說：「你們都是頑皮的大哥，我不愛你們，我只愛我的小權，」是的，小權是娟秀的，是動人愛的；在家裏，她似一朵嬌嫩的玫瑰，給整個家帶來馥郁的芬香，帶來生活的喜悅與生氣；如

一線金色的晨光，帶來無盡的溫暖。

美國朋友

湯龍

一天晚上在南京路上散步，正想要知道甚麼時候了，忽見科發藥房門口有個美國兵坐在那裏，手上帶着一只大而黑的夜光表，我就前去詢問。他聽見我講英文立刻和我攀談起來。他問我到那裏去，我說散步，他就站起來說我們一塊走，於是我們就慢慢的朝西蕩去。談話中，我知道他到過重慶，昆明，漢口等地，到中國已有九月，到上海只有二月。他說重慶，昆明等地都是頂括括的，上海也非常美麗。他在軍隊中擔任無線電測量工作。當他知道我到過的地方還要比他多時，他非常的驚奇了。但是他聽到我因父親的逝世而小小的年紀就在外面做事時，又非常的同情和惋惜。他的名字是溫特而斯，我也把名字告訴他。他把我的名字反覆的念着，好像非常好玩似的。走到貼有報紙的牆壁旁，他找着報紙上的字，可是一個也不認識，他笑迷迷地對我說「希望將來能在報紙上找到你的名字。」

我倆手牽手地在街上走着，路人皆投以驚奇羨慕的眼光，有些好奇的人甚至圍攏來看，他忽然計上心來，頭儘朝天看着，於是周圍的人都跟着朝天看了。可是天上除了幾顆半明不暗的小星外別的一無所有，他却哈哈地大笑起來，路人知道上當才一齊跑開。他對我說我們紐約也是這樣，一人朝着某地方看，許多人都跟着朝某地方看，真是滑稽極了。我們走到麥天寶銀樓門口，他在右階上坐下來，我也跟着坐下，他突然發見斜對面有個三友實業社，他很滑稽的說「一個朋友二個朋友三個朋友」，原來他也認識中國字的。他不但識中國字，還能夠說中國語，對面的大中電器公司，他能把大中兩個字讀出來。其餘幾個字我就教他讀，可是他舌頭彎不過來，器字只會讀K C，不能讀出中國聲音來，我看着他那用心學習的樣子真是好笑極了，他見着我笑他也笑了。

時間極快的溜過去，街上已漸漸冷靜，眩眼的吉普卡燈光也逐漸減少，我們在熱情留戀的情緒中，我的小手伸在他強有力的大手中握別。

回到家裏，我躺在床上想着剛才的事情。我生平用我的英文同外國人講話還是第一次，我覺得非常的榮幸。他魁梧的身體要比我大上一倍，可是他



書信

奈古書信

蔚南老兄：自上次通信後兩旬之間，此處赫赫炎炎，不讓赤道下之熱帶地區。人們一日十二時，總在如蒸如烘，如烤如烙之中，流汗不止，似欲炸者，心煩腦熱，達到滬語所謂熱昏境界。中間會接大函，匆匆一看，旋即失去，現只記得吃大菜高粱數字而已。罪甚歉甚。

賢郎阿彬，已飛匡廬，所帶昭和縮刷大藏華嚴

〔書信〕 奈古書信

的心情正和我一樣活潑天真沒有絲毫拘縮和大人們的習氣。我希望我們下次再能見面並希望多認識幾個美國朋友，他們不但能幫助我英文的進步並能增加我不少的見識。

我想中美是永遠親善的，這祇要看中國人碰到美國兵總是感覺特別的親愛就知道了。

部一帙，已由主日報館遣人送來。老兄，真大費心，合十和南，爲無量謝。然因手臂徧是汗污，額角水時下滴，終不便伏案虔誦。於檢點目錄欣賞一番之後，恭置案頭，只好待到秋風起兮，再作道理矣。

上月間，由一舊書經記人之手，爲店中購置四部叢刊。其書由閩門捆紮而來。迨解放度架後，發

見包紮之爛紙皆是舊書殘葉。細審之，多係金陵官書局所刊子史等類。然有甚奇者一種，則申報也。

此申報，色澤甚舊，頗零亂，經檢點排比，共得三十一份。其日期自同治癸酉（十二年）閏六月初五至七月初十日，共三十六天，其號數自第三百八十三號，至第四百十三號，共三十一號，次第銜接，無缺少。其份數與日數不符者，中間有照例停刊之日故也。報中啓事有曰，「閏六月份，除初四日，十一日，十八日，廿五日無輪船開，不發外，餘每晨准發一張，風雨不改。」蓋不發，即停刊之謂也。

在熱昏中，隨手翻閱此七十三年前之古老報紙，竟不瞌睡。聊述其閱而有所感者數事，與兄共之。

閏閏六月初九日「記滬地大熱」一條曰：「昨滬地炎熱太逼，火傘撐空，真有流金爍石之勢。按其寒暑表，已至九十五度云。」訝曰：何其酷似今日耶？

閏六月初七日有「上海米價驟漲」一條曰：「上海米市，因近來天氣亢旱，踊貴異常。初不過三

千餘文一石，近則將近五千文矣。」十七日「蘇城米價」一條曰：「雨後米價未小，今日米行大價，頂次洋二元五角起，至頂高三元三角。聞江寧尖米價自一千八百起，至二千二百文止。」以上述米價，對照現在米價，而求當年制錢與現在法幣之換算率，則制錢千文，約當法幣萬元也。

閏六月初十日「蘇省撫轅事宜」欄有云：「初四日琉球國進貢正使耳目官回德裕，副使正議大夫王兼才，朝京都通事蔡大鼎，傳譯行禮通事謝維恒，又馮紹年，均由京來，即辭行。記名總兵留閩補用副將羅洪標，前福建寧府張文斌，又台灣府淡水同知陳星聚，均伴送琉球國貢使由京回；即辭行。」十七日有云：「初十日同知陳修齊護送琉球國貢使回。」當年琉球台灣同隸版圖，故淡水同知，亦參加伴送貢使。其後不久，兩處均為倭攫。今台灣已收復矣，然而琉球呢？

閏六月十四有「置貨可以頓巨富論」，七月六日有「焚書論」。兩論皆言日本近行燔書之令。前者謂中國自兵燹後，正苦無書。日本欲盡燒燬，亦覺費事。若有人往以廉價販來，可以尊重價而致巨

富。後者謂東洋人君，尙爲勵精圖治之賢主，即欲行西法何必盡毀中書，即欲禁中書，何妨令其國人載至中國變價，既不使書籍遭祖龍之害，且可藉書籍獲青蚨之利，復使中國得舊本之書，豈非兩得其益」云云。日本維新之初有鄙棄漢學之風，屬實。不知其政府果有燔書之令否？然當時線裝書籍之價值，必甚低廉，則可以想見也。

閏六月十五日有「英人議獻火車鐵路於中國」一條，七月初八日有「英人議獻火車鐵路論」一文。皆謂英人此舉，係好意而非爲利者。前者略謂，英京有奇聞，曰獻火車鐵路於中國大皇帝也。倡此議者，欲以約二十萬兩爲之。西人雅意殷勤，其爲我國謀也至矣，豈不美哉。後者駁斥或人所言英人惟己利是求之說，謂天下商賈之行爲，未有不自私其法獨擅爲利者。今英人大公無我，反以其國最利益之事，有最利益之器，遠獻於萬里外之中國，其意誠可嘉哉。但其結論曰：「英人之意，不過欲中國造成火車鐵路，可便於商，可裕於國，中國若果富足，彼之通商貿易，亦可大獲市利」云云，說來說去，亦自己道出「英人亦可大獲市利」矣。不知

當時之讀者，曾爲失笑否？

閏六月初六日有「招商局情形」一條，其中謂前日發船至長崎神戶，蓋擬在東洋上海，常川往來，船名伊敦云。則招商局當時，固已開闢外洋航線矣。

閏六月十二日有「運煤論」。文內謂中國稅章，凡由外國運來之煤稅銀每噸（一千六百八十斤）只納五分。本地所被之煤，則稅銀百斤即納四分，加釐稅則每噸殆一兩餘矣，而產煤之地所抽釐，猶在外也。此可見當時訂定稅則者之糊塗。

老兄！珍惜破殘物事，殆屬人類癖性之一。弟此刻已有若干整齊書本，均畏熱不敢開讀。而翻弄此斷爛舊報尙具興趣，且於此通信中刺刺不休，流於文抄公之所爲，不可解也。吾意上海市通志館中，必已收藏此老報，且必爲全豹也，——其中尙有不少上海本地掌故以及軟性新聞，類皆當時主筆或訪問員先生搖頭晃腦所結撰，今日觀之，別有趣致。兄如得暇曷取觀之！店中同事，有由上游帶來瀘州大曲一罇，將於今晚「開堂」，弟聞而甚喜，不能再寫矣。敬候

撰安。

弟奈古拜上。

三五·八·十七



詩歌

日飛機轟炸非戰區域

胡樸安

軋軋軋軋，飛機來，轟轟轟轟，投下炸彈響如雷。一彈投下濃煙起，人與房屋頃刻俱成灰。平民束手待死無抵抗，一聞機聲泣向相。草根樹底爭藏身，潛伏權作犬羊狀。日機肆虐爾徒然，中華物產浩無邊。縱能炸得都市工商業，決不能炸翻農村千

頃萬頃田。初見飛機誠驚恐，見慣漸漸心不動。萬事都從經驗來，弱者能強怯者勇，日機儘管各處侵，廣者平原深者林。若能一縣投一彈，激起二千縣人民個個抗日心。

空軍夜襲

胡樸安

中華空軍東方雄，
一葉飛來憑長風。
三更日落夜氣黑，
高高盤旋雲霧中。

無聲無色不聞見，
突然下擊如垂虬。
一彈已達目的地，
恍如霹靂起長空。

敵人高射砲亂放，
火星分散南北復西東。
側向低飛出火線，
憑空上升矯如龍。
探海燈光四面射，

手

偶而染了點小病，
苦着臉躺在牀上；
睡意朦朧裏，
一隻手加在我的額上；
「錚兒，頭痛嗎？」
他試察體溫的高低，
我聽見是父親的聲音，
得到無限的安慰。
時間是無情的怪物，

勉

我機飛去已無蹤。
夜襲技能有如是，
幾使敵人防衛之術窮。
若能馭有飛機千百架，
早已凱旋奏奇功！

鐵錚

朔風漫天的嚴冬裏，
家鄉的寧靜，
給罪惡的魔爪撕碎了，
善良的父親閉上燃燒的眼。
父親離世已兩週年了，
加在額上的那隻手，
不知變了什麼樣子；
我不敢病了，
病時到那兒去找那隻手？

余歡

燃起你那青春的火花，
萌發你那蓬勃的朝氣；
再不要高唱：——

「浮生若夢，

爲歡幾何？」

人生原來是：——！

努力，創造，奮鬥！

失敗並不完結，

灰心，嘆息，頹廢，

永遠找不到成功的希冀！

夏 夜

青蛙在奏着有節奏的夜曲，
孩子在東奔西走撲螢火蟲，

深 巷

當夕陽的餘暉，
向如斯其靜的陋巷，

在困難的環境中，
永不把希冀幻滅！
雖然，世界獨多不平，
但我們不能消極和頹廢！
要知道真理永不消滅，
雖眼前被人遺棄，
有一天，它將在人間確立！
失敗的，不如意的，
讓它隨舊時代過去！

余 歡

大人互相在談古今道家常，
銀河裏有流星殞落在地上。

蔡公坡

投下最後的一瞥時，
這兒，

遂有了我底漫步

八年，

在不盡的流浪中，

送走了戰爭，

也帶去了青春？

而今，

我又蒞臨這墓門一樣靜闕的小巷

像久別乍逢的戀人，

一陣喜悅，

又是一抹輕愀

悄悄的遮上了心頭。

在那些古舊的石庫門上，

時間的手，

刻下了年代的風風雨雨！

然而，

這煙霧似的歷史裏，

夜 思

涼風扣破了窻櫺

〔詩歌〕 深巷 · 夜思

我能說出誰家的興替！

春來了。

矮的院牆外，

紅杏的嬌豔一如往時，

但已不復有倚門的紅衣女，

相對作拈花的淺笑了。

黃昏的古巷，

永遠睡在沉思里，

寂寞的低徊者啊！

你想找些什麼呢？

深巷之盡頭，

湖水澄清得像一面明鏡，

我要去照一照舊日的影子，

但却怕聽到，

那礎上思婦的擣衣聲。

蔡公坡

月兒湧出了晶亮的素色

六七



小說

梵娥鈴的故事

雷雯

春夜，皓皎的月光已斜照着嫩綠的樹梢，校園中是靜悄悄地，沒有一絲風聲——夜已深沉。

驀然，不知從那裏傳送來熟悉的樂器聲，是一曲幽靜婉轉的「小夜曲」，這時候竟還有誰在奏着梵娥鈴。我凝神欣賞，奏得竟這般圓潤悅耳！同舍的同學都早已入了夢境，我輕輕地從書櫃中取出一具積滿灰塵的梵娥鈴，上面有一根弦是斷了的——這是華臨別時贈我的紀念品。

我細心地拭去了梵娥鈴上的灰塵，它又恢復了當日的豐采，雖然斷了一根弦，但依然這般華麗。然而它的主人如今在何處？

在我眼前又模糊地現出一付清秀的臉龐，一對

黑白分明的睛珠，又明亮地注視着我。我輕吻着斷了的弦線，我又憶起了熱情的華。

我們的認識，還是在初中一的時候，離開如今已有許多年了。

有一天散課後，我隨着教師出了課室，突然有一位陌生的同學拉住了我問：

「你是不是二十五號？」

「是的，有什麼事？」

「那麼你一定是史琦了。」

「你問這幹嗎？」我當時真奇怪他在玩什麼把戲，很想去理會他的。然而，見到他炯炯的目光，我就失去了冷淡他的勇氣。

「沒有什麼，我只想跟你做一個朋友。因為……」

瞧他訥訥地說不下口，倒覺得是挺有趣而可愛的。我有意開他玩笑說：

「因為你遺失了一個朋友，是嗎？」

「不，因為我已看過你的大作，寫得很好。能否請你替「晨鐘」寫些稿子？」

「大作根本沒有，牆上貼出來的小作還是由錢老師批改而成的！」

「也好，那麼請你以後多寫些小作投稿，我是林華。」

「原來是「晨鐘」編輯先生，久仰久仰，失敬失敬。」

我們大家都笑了，這笑聲的收斂，也就是我們友誼的開始。

第二天清晨，我還在盥洗的時候，外面即傳進一陣敲門聲，開門一看，原來就是林華。

自此以後，每天清晨他總首先來敲我家的門。而我倆的友誼也隨着敲門的次數而增加。

離我們學校不遠就是一個公園，所以每在上課

前及放學後，我們就一同去玩。他是很愛靜的，他不愛玩那些捉迷藏，打架，強盜山等幼稚的遊戲，他只喜愛我坐在冷僻的地方談心，欣賞那些花草，蟲蝶，聆聽那葉聲，鳥語。有時執拗不過我，才勉強伴我拍蝴蝶，然而拍到了兩三只蝴蝶後，他又會搖頭，大喊太殘忍而不幹了，獨自走進葉叢中或低首細吟，或引吭高歌，他的歌喉是挺響亮的。

那時，我還熱愛着巴金的創作，而他在巴金茅盾的作品外，還愛讀魯迅的文章，此外更將俄國與蘇聯的作品視為至寶。他時常與我談及創作的態度，但我總持着超越的欣賞觀念，所以每每遭到他的攻擊及不滿。

有一次他非常鄭重地將一大包東西捧到我家裏，解開一看，原來是四本厚厚的書，並留有一張字條：

「這幾部都是世界文學名著，內容豐富，描寫生動，故事真實，請仔細研究體會。閱完後方准歸還，否則決不接收！」

然而，我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我實在沒有耐心去欣賞這些偉大的著作，每本書都只翻閱四五頁

便擱置在一旁，那時我對文學名著實引不起興趣。但我不願傷他的心，我等期地將書一本本還他，不出半月，六厚冊全新的書籍都歸還了他，他要我批評，我只要撒個謊：

「內容和技術的確都非常的好！」

勝利的微笑掛上了他的口角。

校中的功課，除了數理較差外，其他各科成績他都極優秀，尤其是國文音樂兩科，三組中的成績總推他為第一。

當初，我還只知道他彈得一手好風琴，雖然我對於音樂是門外漢，但我很愛坐在他身旁靜聽他的樂曲。有一次，我到他家中去玩，無意中在他書櫃中找出這一隻梵娥鈴，我一定要他奏給我聽，但他推說才學了一年半，不可演奏，而我固執地不允他推辭，他鬧不過我，最後奏了這一首「小夜曲」。

一曲未終，我整個的心神早為他幽雅婉然的樂音所擲動，對他的才能我只有歎服。我成了他一個知音的人。

他的行為表面上與他的儀容一般的恬靜可愛，而他的實質却是一個熱情奔放容易激動的多情人。

在與他朝夕相處的兩年中，我很清晰地認識他這一點。他往往會含着晶瑩的淚珠讀革命的故事，而當他讀到激昂慷慨的劇本時，更會激動的顫抖……他自己也率直地說過：

「表面上我恬靜得和湖水一樣，但當暴風雨來臨時，我便會湧起澎湃的浪濤，作震天的呼嘯！」

不久，這暴風雨果直打擊了他！

在一個沒有星月的晚上，門外傳來一陣慌亂的打門聲，開門一看，原來是他，我滿以為他是來取昨夜所遺忘了的梵娥鈴的。但是他却一聲不響地直衝進我的書室，獨自俯在書桌上，拼命地搔著頭，秀麗的細髮竟會似個亂草叢，但他仍不停地猛烈搔著拉着自己的頭髮。

看到他這樣痛苦的情形，真使我莫明其妙束手無策，經過了再三的詢問與慰勸，他才慘然地說：

「她竟會拒絕了我的愛！」

我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原來與他同組中有一位豔麗而聰敏的姑娘，她的學業和品性都很優良，我時在華的口中聽到贊美她的話語，同時我也知道她對他的印象也不差。然而，現在看到華煩惱的情

形，我知道事情一定有什麼變化。

果然，華從口袋中摸出一封很重的書信，是寫給她的，但封口已撕了，在旁邊並有幾個娟麗的字蹟：「今後請勿如此幹！萱。」

他憤懣地說：「我化了一天的時間與精力，她竟當廢紙似的拋還了我！我錯視了她！」

我們都沒有戀愛的經驗，看到華激動的情緒，我不知應如何去安慰他。我僅對他說：

「少女的心本是最複雜的。她們是不會與我們一樣率直坦白的，而且她這樣的舉動也不可說是有厭惡你的意思。」

我這話實在還不敢自信，但意外地却奏了奇效——他的情緒漸漸地緩和了。

我趁機將那只昨晚所遺忘了的梵娥鈴置在他面前，請他奏一曲，他先搖搖頭，可是默然地注視了我一會後，又將梵娥鈴抱在懷中，重奏了這首「小夜曲」。

聲調是這般淒涼婉轉，我分不出是華的聲音還是琴的聲音。這夜他奏得似乎更圓潤更美妙更悅耳，我從不曾聽到這樣動人的音樂。

但剛奏到末尾，突然伊哦一聲，琴聲立即中斷，一根絃線斷了！

華歎了口氣坐下，默默地。

室中是怪寧靜的，華靜坐了一會便站起來告辭，攜去了他心愛的梵娥鈴。

但是，二分鐘後他又折回了，但誠摯地握著我的手說：「這具斷了絃的小提琴請你代為保留。」

我覺得他有些異樣，不過我沒有勇氣去追問他。他走了，別離時留下了這具梵娥鈴。

這天以後，我便不會見到他的蹤跡。後來我收到他一封短簡，是這樣寫的：

「音樂解脫不了我的憂鬱，文藝抒寫不出我的憤怨。我原企望以整個的心奉獻給她，然而，她竟無情地擯棄了這一個純潔的靈魂！如今，我已毅然地拋棄了家庭，別離了友人，投進了祖國的懷抱，踏上了遠征的路途！」

「我要將自己真純的愛心奉獻給整個國家整個人民。他們渴望着我的賜予！」

「朋友，莫悲傷，莫憂愁，我們都是年青的人，來日方長，後會有期。」

「願你永遠珍藏這斷弦的小提琴，待我凱旋歸來，重逢時再奏一曲！」

然而勝利不會帶來華的音息。梵娥鈴的懷中滿

雪鎮的大街

黃色的菜子花，鋪滿了整個的原野，緊緊的夾住了這高下不平的小磚路，這路是唯一和雪鎮通達的要道，它的一端，連接着雪鎮唯一寶貴的大街。

路是灰的，天空也是灰的，路上的磚頭有很多已被挖去，裂開一條條大大小小的縫，天空的浮面正滿佈着烏雲的窟窿。近處的河流淙淙地響，青蛙在河裏一咯，咯，咯」的唱着粗野率直的濫調。

是一個春天陰暗鬱悶的下午，我和我的旅伴從遠地流浪到這裏。

我們全是步行來的，走完了灰色不平的磚路，前面的雪鎮大街便躺在我們的腳底下了。

這是一條泥路，二旁歪歪斜斜的矗立着幾家鋪子，街道的光線很暗淡，晒衣竹竿橫在二旁屋頂的瓦縫裏，飄着幾幅破碎的被單，水珠從上面斷斷續

續了塵垢，期待主人來臨！

夜更深沉，園中樂聲已絕。

我撫揉着梵娥鈴悽然。

沈 飲

續的落下來，有幾處成了泥潭。

垃圾很自由的堆在街道的邊沿，果殼，污水，草灰，狗糞，縱橫狼藉地點綴着各處，沒勁的鋪子大都擺出一塊門板，門板上有廉價的香煙，糖果，鹹魚，花生，瓜子……

黑孩子在泥路上胡亂的圍着，打滾，叫罵，互相競爭着煙尾的俯拾。

「大叔，這給了我吧。」一個黑孩子很快的跑到我的面前，用手指着我指間殘餘的煙尾，我慚愧了，把煙尾丟在他的掌裏。

我的旅伴笑了，他說：「多麼荒唐的事，這般幼小的東西，你也許要感到駭異吧。」

「其實，」他停止了笑，「說起來是怪可憐的，他們沒有錢，大人們要時常使喚他們，他們是在

找尋工作呵！等待着，不知有誰來喚他們推磨，不知有誰來喚他們挑水，田中——他們也是願意去的，拾烟尾，那是副業，拿回去，給爸爸，做成了廉價的香烟，農人喜便宜，也就買了去。」

再往前走是茶館排列的所在了，茶館的主人是很和睦的，面對面，肩並肩，儘都是同行的貼鄰。

茶館的門前大都堆着燃過的煤屑，污水也比別的地方多，一陣風起，灰沙與煤屑同飛，館中的農夫與小商人正熱鬧地談着天。

年輕的短衣漢子伸出了黑色的拳頭在桌面上飛舞着，山海經與寡婦風流史在他們的口角邊飛揚，茶伙計提着壺在他們的旁邊裂開嘴癡笑，忘記了自己也忘記了周圍等待他泡茶很多的客人們。

朋友扯扯我的衣裳，我們慢慢地走了進去，坐在二個西南角落的座位裏。

短衣漢子的話言中止了，很悠閒的拔出幾支烟卷，分送給他的同伴們，各人點着了火，矮胖的叫伙計拿出一副撲克牌，興高采烈的打起牌來。

茶博士泡上二杯茶，我潤了潤喉嚨，抬頭注視四圍，我看清了有四桌在「挖花」，五桌在打「麻

雀」，一桌是打撲克的。

四桌挖花的十六位老年人，是顯得相當的融洽與文雅，有幾位在抽着水烟，很悠閒而有節奏的啓閉嘴唇，白色的烟霧一陣陣從灰白鬚根裏溜出來。

「走吧，去找尋住宿。」我拍拍朋友的肩頭，朋友伸了伸脚，丟一張綠色的鈔票在茶博士的手掌中，同我走了出來。

天色已漸漸地黑暗下來，習慣於流浪生涯的我們倒也沒有驚怕，但地面却是非注意不可，街上的行人並不多，茶館中的客人在漸漸地走出來，猛然，一個醜陋的男子在一間頹陋的房子中走出，把掌中的一串長錠向我們的脚邊一拋，劃起一支火柴，在火光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了他眼中的淚。

沒有街燈，黑暗加深起來，細雨從黯黑的天空忽然飄逸下來，我們在一家茅屋外立定了。

「得，得，得。」朋友上前敲門。

一個老婦開了門，她露着抱歉的眼光低低地說：「客官，我們的姑娘沒有空了，趙隊長在呢，請明天來吧。」說完，她立刻隨手關了門。

我感到有些不能了解了，朋友悄悄地說：「想

不到會摸到這種的地方。」

「什麼？」我問

「妓院！變相的賣淫所。」他吐了一口唾沫。

隨後，我們走下階沿，依舊在大街上走着，我用手帕遮住額角，朋友用手指在面龐上不停地撫着，抹去面上的潮濕。

一不經心，朋友的腳踏進了水潭，水飛濺起來，沾滿了褲腳，他驚奇地叫了，我回頭一看，腳下正踏着一塊淤滑的泥土也就跌倒了。

還好，沒有傷，只不過沾污了些衣褲，朋友把我扶起，我們二人緊靠着攙扶着來到另一所茅屋的門前。

「得，得，得。」我上前敲門。

出來開門的是一位和藹的老農夫，我說明了意思，他慈愛的讓我們到屋子裏。

他看了看我滿沾污泥的衣褲，就說：「要不是這大街上滑倒的吧！那路本來是難走的，我在昨天也傾倒過，何況是遠來的客官，更何況是在夜間。前天，胡公子開香堂，收徒弟，擺了三十多桌，張大爺娶妾，殺了六只豬，擺了四十多桌，——要不

，節約一些，街道也可鋪石子路了。」

「你總是瞎說，惹了禍怎樣呢？」他的老妻從廚房走出，打斷了他的話。

「非常抱歉。」朋友微笑地站起身來，

她顯然臉紅了，說：「不是這留宿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胡公子，張大爺……」她啣唔着跑進廚房去了。

「坐！」老農向朋友指點着身後的長櫬：「有錢的人多半是不肯做這些事的。」

「不錯」朋友坐下了：「世間盡有許多人不肯填平水窪與掃除污穢的，因為他不願看見別人走上平坦的路，順利的從這端通過那端。」

老農點點頭，我不覺笑了。

在笑聲裏，我們吃着老農妻子手做的黃米粥，吃完，老農掌着燈送我們走進潮濕沒有地板的小房中。

倒下藍布的滿綴白色補釘的帳子裏，我們熄了燈火，靜聽着街頭的風雨，遠更的鑼聲，女人的嗚咽……

中華民國 36 年 1 月初版

— 書 名 —

青年文
選之五 童 年 的 夢

— 售 價 —

— 主 編 者 —

徐 蔚 南

— 出 版 者 —

日 新 出 版 社

— 發 行 者 —

日 新 出 版 社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 323 號 A

— 上 海 經 銷 處 —

福州路 390 號 世 界 書 局

福州路 384 弄 5 號 百 成 公 司

福州路東華甲 6 號 教 育 書 店

山 東 路 209 號 正 氣 書 局

山 東 路 221 號 五 洲 書 報 社

林 森 中 路 599 號 博 覽 書 局

日 新 版 權 不 准 翻 印